#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清）曹雪芹著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听見林代玉尅薄他回護着母親哥〻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代玉还自立于花陰之下遠〻的却向怡红院内坐着只見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過之後一起〻〻的散尽了只不見风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筭道如何他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个花胡哨討老太〻和太〻的好兒纔是今兒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〻簇〻一羣人又向怡红院内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风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了

姊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点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来早又泪珠滿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后走來说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庅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庅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虽然是五月里天氣热到底也該还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〻〻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覺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〻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门只見滿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冷〻二句來因暗〻的嘆道双文〻〻誠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管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來了嘎的一声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代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声竟大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时一朝春尽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代玉紫鵑听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為他怎庅記了代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凉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宝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

跑來作什麼宝釵道我瞧〻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过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劝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処分那孽障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來薛蟠在外听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宝釵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說好妹〻恕我这次罢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宝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个你是变着法兒叫我們离了你就心淨了薛蟠听說連忙笑道妹〻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〻從來不是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

怔又接着道你只會听見你妹〻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
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〻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
再不同他们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宝釵笑道這不明白過来了薛姨媽道你要
有這个横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们一處逛妹〻听見了只管
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為我一个人娘兒兩个天〻操心媽為
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〻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〻反教娘生氣妹〻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裡
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滚下泪来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来宝
釵勉强笑道你閙勾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来了薛蟠听說忙收了泪笑道
我何曾招媽哭来罷〻〻丟下這个别提了叫香菱来到茶妹〻吃宝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道去了薛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
一炸去了宝釵道黄澄〻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
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
穿遍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
薛姨媽和宝釵進園来瞧宝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廻廊上許多丫
嬛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这里母女兩个進来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淌
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里荅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
動姨娘姐〻我禁不起薛姨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宝
玉笑道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来好給你
送来的宝玉笑道也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听〻口味不筭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〻的想這
个吃了賈母便一疊声的叫人作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収着呢回回頭分付个婆子去问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
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听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収次後还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个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絶了吃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這个也
不認得这是作什庅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话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这是

舊年備饍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庅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様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庅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与個婦人分付厨房裡立刻拿几支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庅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宝兄弟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々姑媽太々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個儧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还孝敬的起便回頭分付婦人說給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來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宝釵一傍笑道我來了這庅几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憑他怎庅巧再巧不过老太々去賈母听說便答

道我如今老了 那里还巧什庅當日我像鳳哥兒这庅大年紀比他还来得呢
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
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乖怎庅怨得人疼他宝玉
咲道若这庅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毋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
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宝玉咲道这就是了我
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〻也是和鳳姐〻的一樣看待若是单是会說
話的可疼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〻和林妹〻可疼了賈毋道提起姊妹不
是我当着姨太〻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个女孩兒筭起都不如宝
丫頭薛姨媽听說忙咲这話老太〻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〻時常
背地里和我說宝丫頭好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毋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来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问薛姨媽等想什麽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来偺們吃薛姨媽咲道老太太也会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别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咲起来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咲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来打上那幾根絡子宝玉咲道虧你

提起来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宝姐〻吃過飯叫鶯兒来煩他打几根絛子可
淂閑兒宝釵听見回頭道怎庅不淂閑兒一會叫他来就是了賈母等尚未听
真都止步问宝釵宝釵說明〻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説道好孩子叫他来替你
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閑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来使喚
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作就是了有什庅使喚的去处他天〻也
是閑着淘氣大家説着往前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边掐鳳
仙花呢見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
讓至上房内坐賈母也覔腿酸便点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衆婆娘丫頭们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
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来与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奉与賈母李宮裁奉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们小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说话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分付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在这里放添了東西来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边坐訴那边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们忙都趕過来王夫人便命請姑娘们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自不消説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椑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还听我説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们就是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于是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淨傢伙来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来賈母看过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边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凤
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来了宝釵知道他们已吃了飯
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絲子你们兩个一同去罢鶯兒答應同着玉
釧兒出来鶯兒道这広遠怪热的怎広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説着便命一个婆子来將湯飯等類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个
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门口玉釧兒方接了过来同鶯兒進入宝玉房
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兩个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
兩个来的怎広碰巧一齊来了一面説一面接了下来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
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鶯兒还不敢坐宝玉見鶯兒来了
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々金釧兒来了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来到那边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来伺候吃飯宝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說了一个好字宝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过是奶〻太〻們宝玉見他还是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模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兒便盡方法將人却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只管見宝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麽喪謗还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〻你把那湯拿了来我嚐〻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来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〻〻因為左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躭悞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忍了疼下去取來
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挣起来禁不住噯喲之声玉釧兒見他这般忍不住起身
說道躺下罷那世里造了業的这会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个眼睛看的上一
面說一面哧的一声又咲了端过湯来宝玉笑道好姐〻你要生氣只管在这
里坐罷見了老太〻太〻可放和氣些若还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
罷〻〻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这樣話說着催宝玉喝了兩口湯宝
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弥陀佛这还不好吃什麽好吃宝玉道
一点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
笑道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說方解过意来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

既説不好吃這会子説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来时忽有人来回話傅二爺家的兩个嬷ゝ来請安来見二爺宝玉听説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嬷ゝ来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来都頼賈家的名势得意賈政也着实看待故与别个門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動宝玉素習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个婆子過来其中原来有个原故只因那宝玉聞得傅試有个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个瓊閨秀玉常人傳説才貌俱全虽自未親覩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来恐薄了傅秋芳（痴想）因此連忙命讓進来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ゝ要與豪門貴族结姻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躭悞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

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兩个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道来只剛问了好説了沒兩句話那玉釧見生人来也不和宝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听話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説話一面吃飯一伸手去要湯兩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庅説慌的丫頭們忙上来接碗宝玉自已燙了手到不覺的却只管问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燙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説方覺自已燙了衆人上来連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个婆子説了兩句話然後兩个婆子告辞出去晴雯等送至橋边方回那兩个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

論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説他們家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向人疼不疼這可不是个獃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見他談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説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説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説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一点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好的遭塌起来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来辞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宝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宝玉之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宝玉乎是讚宝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宝玉乎是惡宝玉乎

如今且説襲人見人去便携了鶯兒過来問宝玉打什麽絡子宝玉笑向鶯兒

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来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
庅的絡子宝玉見問便咲道不管裝什庅的你都每樣打几个罢鶯兒拍手笑道
這还了淂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〻你閑着也沒事都替我
打了罢襲人笑道那里一時都打淂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两个罢鶯兒道什
庅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
庅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
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庅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才姣艷
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黄我是最愛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
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庅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
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

花樣是什庅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窓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罢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緊快吃了來罢襲人等听說方去了只留下兩个小丫頭听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问他十几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黄宝玉笑道這个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个黄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个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兒宝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个呢鶯兒笑道你还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

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宝玉見鶯兒姣憨婉轉語笑如痴早
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釵来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〻細〻告訴我听鶯
兒笑道我告訴你〻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宝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听
外頭說道怎庅這樣靜悄〻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宝釵来了宝玉
忙讓坐宝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庅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
截宝釵笑道這有什庅趣兒到不如打个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宝
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〻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庅顏色才好宝釵道
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个
法兒把那金線拿来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宝
玉听說喜之不盡一疊声便叫襲人来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来告

訴宝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〻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来宝玉笑道必定是
今兒菜為送来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来还不叫我過
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笑
道從来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釵抿嘴一笑説道這就不好意思
了明兒还有比這个更教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听了話内有因素知宝釵不是
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不再提將菜與
宝玉看了説洗了手来拿線説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来拿金線
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宝釵早被薛蟠遣人来請出去了這里宝玉正看自打
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个了环送了兩樣菓子来與他吃問他可走得
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〻心太〻着實記掛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

請太〻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〻放心罢一面叫他兩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紋来把才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紋荅應了剛欲去时只听代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説賈母自王夫人処回来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賈政的親随小廝頭兒喚来分付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様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傳話就回他説我説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将養几个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过了八月才許出二门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嬷〻襲人等来将此话说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礼服賀弔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将親戚朋友一概杜绝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処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丫妚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时見机導劝反生起氣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浄潔白女兒也学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禄鬼之流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竪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别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痴顛也都不向他説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代玉自幼不曽劝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代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来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自已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这日又見人来孝敬他東西因晚间無人时咲向平兒道这几家人不

大管我的事為什庅忽然这庅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〻連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兒都必是太〻房裡的丫頭如今太〻房裡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兩艮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兩艮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笑道是了〻〻到是你提醒了我看这些人也太不識足錢也賺夠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也罢了他们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尋的送什庅来我就收什庅横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这个心所以自管遷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剩空方回王夫人这日午间薛姨媽母女兩个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〻死了太〻跟前少着一个人太〻或看准了那个丫

頭好就分付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説什広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彀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鳳姐咲道論理太〻説的也是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还有两个呢太〻到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艮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関了来不用補人就把这一两艮子给他妹〻玉釧児罢他姐〻伏侍了我一場没个好结果剩下他妹〻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不為过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児咲道大喜〻〻玉釧児过来磕了頭王夫人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数给他们鳳姐見问的奇忙道怎広不按数给王夫人道前児我恍惚听見有人报怨説短了一吊錢是什広原故鳳姐忙咲道姨娘

们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们外頭商議的姨娘们每位的丫頭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錢每位两个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这也報怨不着我〻到樂得给他呢他们外頭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麽来怎麽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两三回仍舊添上这两分的他们說只有这个項数叫我也难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给他们呢先時在外頭関那个月不打飢荒何曾順〻溜〻的得过一遭兒王夫人听說也就罷了半日又问老太〻屋裡几个一两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两的丫頭襲人还算是老太〻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〻的人不過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銀子还在老太〻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這一两銀子断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个人給老太々這个还可已裁他的
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
七个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还是老
太々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听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
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难道我說錯了不成
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笑忙又忍住
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个好丫頭送去老太
々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銀子里拿出二两
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
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々的答應

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听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个实在難淂王夫人含泪說道你们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热故後文連呼二声我的兒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墮泪加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宝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淂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此批淂出者鳳姐道既這庅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个丫頭縱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个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来都笑道奶〻今兒回什庅事这半天可是要热省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檻子笑道这里過门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们説我回了这半日的話太〻把二百年都想起来问我難道我不説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到要幹幾樣剋毒事了報怨給太〻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浔好死的下作東西别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偺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个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説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又説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宝釵与黛玉等回至園中宝釵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説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宝釵獨自行来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宝玉談講以觧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雀無闻一並連两隻仙寉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间床上横三竪四都是了頭們睡覔轉过十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內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宝釵咲近前来悄悄的咲道你也過於小心了这个屋裡那里还有蒼蠅蚊子还拿蝇帚子赶什庅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虽然沒有蒼蝇蚊子谁知有一種小虫子從这紗眼裡鑽進来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夹的宝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这屋子裡頭又香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闻香就撲說着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来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宝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这是誰的也值的費这広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宝釵咲道这広大了还帶这个襲人咲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々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盖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宝釵咲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咲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々就来說着便走了宝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々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实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来替他代刺不想林代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来与襲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見靜悄々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代玉却来至窓外隔着紗窓往里一看只見宝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宝釵坐在身傍作針線倚边放着蠅帚子林代玉見了这个景見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这般景况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时忽然想起宝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代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襲人来他說午间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那里找他去林代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隨他走了这里宝釵只剛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宝釵听了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过来笑道还沒有醒呢宝釵摇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可有進来宝釵道沒見他们進来因向襲人笑道他们沒告訴你什么話襲人笑道左不过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麽正緊說的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
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
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嬛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
鳳姐這里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
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
糊荅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
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里
沒着落終久算什麽說了那麽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唬字妙你果係明決男子何得畏女子唬我
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麽說從
此已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

道就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别人听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么沒意思难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百歲横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罢了宝玉听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這些盡情实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已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風秋月再谈及粉淡脂瑩然後谈到女兒如何好又谈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宝玉谈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战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将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国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谋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汙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乱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弃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断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時的如今趂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説出這些瘋話来忙説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惬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見宝玉来了都笑讓坐宝玉因问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説在他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别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别人一樣因進前来身傍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説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们去我还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况從来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宝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説了遂出来宝官便説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

玉听了心下纳悶因问薔哥兒那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庅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来了手裡提着个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个雀兒興頭〻往里走找齡官見了宝玉只淂站住宝玉问他是个什庅雀兒會啣旗串戲台賈薔笑道是个玉頂金豆宝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两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宝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来瞧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问是什庅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淂天〻问〻的無个開心我先頑个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乱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两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〻

的人弄了来関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还不筭又弄个雀兒来也偏生幹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還问我好不好賈薔听了不覺慌起来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两銀子買他来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〻放了生免〻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还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在窝裡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淂今兒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〻叫大夫来細问〻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着又哭起来賈薔忙道昨兒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两剤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賈薔听如此說只淂又站住宝玉

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癡了這才領會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
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那宝玉一心裁
奪盤筭癡〻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説話兒呢宝玉一進
来就和襲人長嘆説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説錯了恠道老爺説我是管窺蠡測
昨夜説你们的眼泪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
得眼泪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经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便笑
道你可真〻有些瘋了宝玉默〻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
〻暗傷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
説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
因向他説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来问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説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没去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槪都不去这広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広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頭吃鍾茶再来豈不好看宝玉未説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々宝玉不解忙問怎広赶蚊子襲人便将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説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説不該我怎広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説明日必去正説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々整々走来辞説家里打發人来接他宝玉林代玉听説忙站起来譲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々是眼淚汪々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赶

来愈覺戀惓難捨还是宝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
去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
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應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〻的嘱道便
是老太〻想不起我来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〻答應了眼看着
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来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美人用別號 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 呼玄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總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

扎總不相放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犀 不離聞人数

語数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卅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了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过宗祠及賈母起身諸宝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门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记单表宝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虚度歳月空添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来手里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〻三妹〻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过是凉着一点兒宝玉听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詎忍就卧时漏已三轉猶徘徊

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劳撫嘱復又数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瘝痌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

因思及歷来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

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竪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

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

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

之雅会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宝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〻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面說一

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门上值日的婆子手裡

拿着一个字帖走来見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说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门只
等着呌我送来的宝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
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 直欵噴飯真好新鮮文字 並認得許多
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变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一般 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 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热恐園中姑
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宝玉看了咲道獨他来
了还有什庅人婆子道还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為他想
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来只見

宝釵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艷請来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来則必至有犯宝玉終成重複之文矣衆人見他進来都咲說又来了一个探春咲道我不笑俗偶然起个念頭寫了几个帖兒試一试誰知一招皆到宝玉咲道可惜遲了早該起个社的代玉說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筭我〻是不敢的迎春咲道你不敢誰还敢呢必得如此方是妙文○若也如宝玉說與頭說則不是代玉矣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鼔舞起来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来大家平章这是正經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口角宝姐〻也出个主意林妹〻也說个話兒宝釵道你忙什庅人还不全呢妙宝釵自有主見真不誣也一語未了李紈也来了進门咲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詩瞎乱些什庅回而也忘了就没有說得既是三妹〻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来看他又是一篇文字

分叙单傳之法也 代玉道既然之要起詩社偺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 看他寫代玉真可人也 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个別號彼此称呼則雅 未起詩社先起別號 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 最妙一个花樣 探春咲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瘰癧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蕉起个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衆人都道別致有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牵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衆人不觧代玉咲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衆人听了都咲起来探春因咲道你別忙使巧話来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当的美号了又向衆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舘他又愛哭將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說都拍手叫妙林代玉低了頭方不言語妙極趣極耶謂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曰一謔便勾出一笑另來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樣李紈咲道我替薛大妹々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问是什麼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苔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揷他二人问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时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談然偏好问亦真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道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必有是问宝釵咲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真恰当形容的尽李紈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前文已過者恐去之冷落使人忘懷得便一点未來者恐來之突然或先伏一線皆行文之妙訣也宝玉咲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赧言如聞不知大時又有何營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荅應着就是了更妙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乱起則成何文字另一花樣宝釵道還得我送你个号罷有最俗的一个號却

於你寂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闲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

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闲人也罷了宝玉笑道当不起〻〻到是隨你們混叫

去罷李紈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庅迎春道我們又不大会诗白起个號作

什庅假斯文守錢虜來看這句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纔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香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

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诗須得讓出我們三个人去我們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約纔好

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诗

這些诗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请两位副社掌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
究来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録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作若遇見容
易些的題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々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
话便深合已意二人皆说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強
只得依了因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々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
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这様偺们就往稲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
今日不过商議了等我再请 宝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纔好探春道若只
管会的多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纔好宝釵点頭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彀
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两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这興李紈道既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随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阄公道李紈道方才我来時看見他们抬進两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来随手一揭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该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随口說一个字来那丫頭正倚

门立着便说了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頭一个韵定要這门字
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来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頭随手拿四塊那
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
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
和丫環们嘲笑看他单寫代玉迎春又命了妚炷了一支夢甜香原来这夢甜香只有三
寸来長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烬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常能撰此新奇
字樣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与迎春因问宝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宝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廻廊上踱来踱去因向代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代
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謄寫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
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麽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顧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们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公）你就評閱優劣我们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门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晝掩门（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枝為末讖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屑而不為也最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淂一个艷稿）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氷雪招来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軽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几人哉正一鳥不鳴山更幽也）愁多焉淂玉無痕（看他諷刺林宝二人省手）欲償白帝凴清潔（看他収到自己身上来是何等身分）不語婷婷日

又答

李纨笑道到的是衡蕪君說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点（這句直是自已一生心事）宿雨還添淚一痕（妙在終不忘代玉）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宝玉再细心作只怕還有好的只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妥不警也）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纨終要推宝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们都有了李纨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碾冰為土玉為盆（極妙料定他自与别人不同）看了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别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虛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溫雅沉著終是寶釵今日之作寶玉自應居末）眾人看了都道是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評的最公（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还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宝玉听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

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並不在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于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板腐矣全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回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来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来襲人問是那里来的婆子們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来都遞与那兩个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来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罢那婆子們站起来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门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们婆子忙應道天〻有四个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庅差使我们吩付去襲人咲道我有什庅差使今兒宝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順便出去叫後门小子们僱輛車来回来你们就往这里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碰去作〻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線頭却牽出觀者猶不理會。不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奪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漚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遂空若恁却前文此句不鮮因回頭見晴雯秋纹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问道这一个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眾人見问都你看我〻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給二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沒送来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〻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这樣說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自然

好看原評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用

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代來你再瞧那隔子傍上頭的一对聯珠瓶还沒收來呢秋纹咲道提起瓶來我又想起咲話我们宝二爺說声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曰那日見園里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已要揷瓶的忽然想起來說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已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揷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与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宝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别人还只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单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事小

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〻那里太〻正和二奶〻赵姨奶〻周姨奶〻好
些人翻箱子找太〻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见了连衣裳
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〻在傍边凑趣儿夸宝玉又是怎样孝敬又是
怎样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〻自为又增了光堵了众人
的嘴太〻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〻横竖
也得却不像这个彩头晴雯咲道呸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
挑剩下的纔给你〻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〻的恩典
晴雯道要是我〻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
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纔给我〻能可不要冲撞了太〻我
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儿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给谁的好姐〻你告诉我知道〻〻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到你这会退还太〻去不成秋纹㗅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〻〻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〻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衆人听了都㗅道罵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㗅道你们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㗅打牙兒一个〻不知怎麽死呢秋伩㗅道原来姐〻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罷襲人㗅道少輕狂罷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緊看他忽然夹寫女兒喁〻一段摠不脱落正事所谓此書一回是两段〻〻中却有無限事体或有一語透至一回者或有反補上回者綜錯穿揷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爲了麝月道那瓶兒也该得空收来了老太〻屋裡还罷了太〻屋里人多手雜别人还可以趙姨奶〻一夥的人見是这屋里的東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罷太〻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緊晴雯听说便擲下針黹道这话到是等

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咲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踪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咲道通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咲道你們别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麽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襲人打点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个老宋媽媽來（宋送也隨事生文妙）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嬷嬷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个小攢絲盒子來先揭開一个里面装是紅菱和雞頭（妙）兩樣鮮果又那一个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这都是今年偺们这里園里新结的菓子宝二
爺送来與姑娘嚐〻再前日姑娘说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妙隐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發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恠矣这絹包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
计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们请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宋嬷〻道宝二
爺不知还有甚说的姑娘再问〻去回来又别说忘了襲人因问秋纹方才可
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議起什庅诗社呢又都作诗想来
没话你只去罷宋嬷〻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带了襲人又嘱付他從
後门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去後不在话下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
回海棠至房内告诉襲人起诗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〻與史湘雲送東
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〻〻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么意思襲人
劝道什么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
〻要來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
我回老太〻打發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媽〻已经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
乏又说问二爷作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说他们
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来立逼着叫人
接去賈母回说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回来悶〻的次日
一早便又往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
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说道且别給他看先
说與他韵他後来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请入社若不好还要罰他一个東道

再说湘云㕵道你们忘了请我〻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浔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欢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浔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話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録出（可見越是好文字不管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夫越講究筆墨終成塗雅）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尽矣一首猶恐重犯不知二首又從何處有筆）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说着遞与众人〻〻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两首那里有許多話说必要重了我们一面说一面看時只見那两首诗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種浔藍田玉一盆（好盆字押浔更稳偬不落彼三套）自是霜娥偏爱冷（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非關倩女亦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拍案叫绝壓倒群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好）　其二　衡芷堦

通蘿薜门也宜墻角也宜盆（更好）花因喜潔难尋偶人為悲秋易断魂玉燭滴

乾風裡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虚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壓卷詩是好

詩文是哥〻怔〻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壓卷）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讃到了都説这

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该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

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这更妙了㘝又將昨日的与他評論了一回至

晚宝釵將湘雲邀往衡蕪苑去安歇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説

了半日皆不妥当（却于此刻方寫宝釵）㘝向他説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个頑意兒

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

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够盤纏呢这会子又幹这没要緊

的事你嬸〻听見了越發报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東道也不彀难道為这个家去要去不成还是知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来宝釵道这个我已徑有个主意我们当鋪里有一个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几斤来現在这里的人從老太〻起連上園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說要請老太〻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还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〻説要几簍極肥極大的螃蟹来再往舖子里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棹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宝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兩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辦去的

湘雲忙咲道好姐〻你这樣説倒多心待我了凴他怎麽糊涂連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话煩难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宝釵听説便咲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爺説依前日的大螃蠏要几蔞来明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娘賞桂花你説大爺好歹别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阿獃兄方記得）那婆子出去説明回来無话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恠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了若題過于新巧韵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终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説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筭不得什麽还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闲了到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緊湘雲只答應着因咲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
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
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
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
两関着又新鲜又大方湘雲咲道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倈好你先
想一个我听、宝钗想了一想咲道菊夢就好湘雲咲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
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題目多这个也與的上我又
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
有了訪菊如何宝钗也讚有趣因说道越性擬出十个来寫上再来说着二人
研墨蘸笔湘雲便寫宝钗便念一時凑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

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頁一樣宝釵听說又想了兩个一共湊成十二又說道既这樣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譜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詠菊既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該限何韵宝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韵所縛偺們别学那小

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难人湘雲道这話狠是这樣大家的詩还進一層但只偺們五个人这十二个題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釵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墙上他们看了谁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赶着又作罚他就完了湘雲道这到也罢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灯安寢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蟹咏偏自太君前阿鳳若許詼諧中不失體鴛鴦平兒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似難入題却輕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王夫人云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無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説宝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説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庅反擾你的呢一何可笑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问那一處好必如此问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如此荅方好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两顆桂花開的又好阿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知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听了説这話狠是説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来原来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挽着賈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見其势如臨其上飛走逼者必形容不到）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攔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个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个上頭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边有兩三个丫頭煽風炉煮茶这一边另外几个丫頭也煽風炉燙酒呢賈母喜得忙问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咲道這是宝姐〻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这个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妙極此处忽又補出一処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势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庅一个亭子叫做什庅枕霞阁我那時也只像他们这庅大年紀同姊妹们天〻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庅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窩兒来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說完賈母与衆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賈母数語閑〻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遥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歎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来豈不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咲道回来吃螃蠏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開〻心一高興多吃兩个就無妨了賈母咲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〻到常咲〻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咲道賈老太〻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越發無礼了賈母咲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体不錯就罷沒的到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広

近〻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無礼而礼法井〻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

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献過茶鳳姐忙着搭棹子要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宝釵黛玉宝玉東边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棹李紈和鳳姐的虚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蠏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籠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蠏肉頭次讓

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說把酒燙的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頭们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菉豆面子来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两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擺了两棹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回向鳳姐笑道二奶々在这里伺候我们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们只管去都交给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乱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々又出来作什広讓我们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坏了我替你当差倒不領情还报怨我还

不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鴛鴦咲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边鳳姐一揚脖子
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边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
一殼黄子送来鳳姐道多到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罢我可去
了鴛鴦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
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〻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〻說
出来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笑不得說着赶来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
〻饒我這一遭兒罢琥珀咲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〻他沒
有吃了兩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笑不會攬酸了平兒手裡正拶了
个滿黄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来抹口内笑罵我
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々的抹在凤姐兒腮上凤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嚇了一跳嗳呀了一声衆人掌不住都哈々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駡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弥陀佛这是个报應賈母那边听見一疊声問見了什麼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々鴛鴦等忙高声笑囬道二奶々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点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声又説道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々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回囬賈母

說这里風大才又吃了螃蠏老大〻还是回房去歇〻罷了若高興明日再来
逛〻賈母听了咲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们的興既这
広説偺们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别讓你宝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荅
應着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說你两个也别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庅好
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来命將残席收拾了另擺宝
玉道也不用擺偺们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
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
此說还有别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蠏来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
盡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两條花毡命荅應的婆子並小
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随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

上眾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个綉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游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畫家有孤聳獨出則有攢三聚五疎〻密〻直是一幅百美圖）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寫壺非寫壺正寫代玉）揀了一个小〻的海棠凍石蕉葉杯（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盖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丫嬛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们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才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黄酒因說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覺得心口微〻的疼須得热〻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来傷哉作者猶記矮䫜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来另拿一支杯来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个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个蘅字妙極韵極宝玉忙道好姐〻第二个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来把第八个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夢也勾了也贅一个瀟字这两个妙題料定黛卿必喜豈讓他人作去哉宝玉也拿起筆来將第二个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个絳字探春走来看〻道竟没人作簪菊讓我作这簪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樣来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来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个都勾了也贅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个號湘雲笑道我们家如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戶偏愛起一別号一笑）宝釵笑道方才老太〻說你們家也有這个水亭叫枕霞閣难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的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来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来一併謄録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號妙極）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〻坐听晚砧痴誰憐我為黃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絶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点綴幽隔座香分三逕露抛書人對一枝秋霜清
紙帳来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点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

庭宿何寂寞鴻歸蛩病可想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霜] [鴈]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ヽ忙折来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凴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ヽ復重ヽ潜度偷移三逕中窓隔疎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凴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还尋陶令盟睡去依ヽ随雁斷驚廻故ヽ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歌宴賞才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声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絶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来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詩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宝玉听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来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絶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来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紈笑道固然說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美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个憶字竟烘染出来了宝釵笑道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縫兒也没了湘雲笑道偕誰隐為底遲真个把个菊花问的無言可對李纨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别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説的大家都笑了宝玉笑道我又落第难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来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鬓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罢了（總寫宝玉不及妙極）又道明兒閑了我一个人作出十二首来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热蠏来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敢还作呢説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衆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代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看他這一說）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尽不説不能作了还貶人家代玉听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来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双双满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酹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个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 宝釵接着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罢説着也寫了出来大家看时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絶宝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酒

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

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蟹絶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筭是大才只是諷刺

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园来不知作什庅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嫽嫽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庅呢怎庅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里得空兒来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个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个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个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嬷嬷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来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

别笑话要嘴吃這个盒子裡是方才旧太〻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给
奶〻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説使喚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
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説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蠏李紈
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麽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
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〻太〻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
道奶〻别只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鑰匙李氏道
什麽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説笑有个
唐僧取経就有个白馬来駝他刘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风
丫頭就有个你〻就是你奶〻的一把総鑰匙还要这鑰匙做什麽平兒笑道
奶〻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着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

評論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頭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処李紈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〻屋裡要没那个鴛鴦如何使得從太〻起那一个敢駁老太〻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〻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〻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樣到常替人説好話兒还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〻昨兒还説呢他比我们还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们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〻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数兒太〻是那庅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〻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〻忘了他背後告訴太〻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爺屋里要不是襲人你们度量到个

什庅田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这兩支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这丫頭就得这庅周到了平兒咲道先时
賠了四个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
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个人你們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趂年輕我都打
發了若有一个守得住我到有个膀臂說着滴下泪来眾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
家約往賈母王夫人処問安眾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盃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坐便
問道这个月的月錢為什庅还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这个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
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去襲人咲道他难到还短錢使何苦还
操这心平兒咲道这几年拿着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
子呢襲人咲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
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难道还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来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来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门来至家内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来打抽豊的那刘姥〃和板兒又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来都忙站起来了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风姐此則先見风姐後見平兒也何綜錯巧妙淂情淂理之至耶刘姥〃因上次来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說家裡都问好早要来請姑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粮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娘奶〃姑娘们嚐〃姑娘們天〃山珍海味

的也吃膩了這个吃个野意兒也筭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
坐自已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
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
是不吃的大奶〻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
家的笑道我道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去罢
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兩个三
个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〻下〻只怕还不勾
平兒道那里勾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个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
有摸不着的刘姥〻道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〻二兩五
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这一頓的錢勾

我们庄家人過乙年的了平児因问想是見過奶〻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刘姥〻道見

過了吋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窓外看天氣是八月中當開窓時細緻之甚说道天好早晚了

我们也去罷别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〻去

说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咲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

平児等问怎庅樣周瑞家的咲道二奶〻在老太〻跟前呢我原是悄〻的告

訢二奶〻刘姥〻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〻说大遠的难為他扛

了些〻沉東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児再去这可不投上二奶〻的缘了這也罢

了偏生老太〻又听見了问刘姥〻是誰二奶〻便回明白了老太〻说我正

想个積古的老人家说话児请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缘分了

说着催刘姥〻下来前去刘姥〻道我這生像児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说我

去了罢平兒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們老太〻家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
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説着同周瑞家的
引了刘姥〻往賈母这边来二门口該班的小厮們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
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〻南俗曰娘〻此姑
娘定是姑〻娘〻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〻娘〻者按此書中若干人説話語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賴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
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　平兒問又説什麽那小厮咲道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
等着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
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〻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
着我應起了还説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分明几回没寫到賈璉今忽閙中一語便補得賈璉這边天〻閙熱
令人却如看見听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刘姥〻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
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

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罢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々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来奶々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罢交代过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风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阿风何福得此一人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宝玉一併筭入姊妹隊中了刘姥々進去只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々身後坐着一个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嬛在那里搥腿风姐兒站着正說笑奇々怪々文章在川姥々眼中以為阿风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貼着說阿风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风獨貼哉真妙文字刘姥々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咲福了几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々老太々在阿风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刘姥々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去似有數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各盡其妙刘姥〻亦善應接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
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来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去作者心中編出余斷〻不信何也蓋編得出者斷不能有这等情理刘姥〻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这么大年
紀了还这么健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这么大年紀还不知怎么動不得
呢刘姥〻咲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〻生来是享福的若我們也这樣
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还好刘姥〻道都还好就是今
年左边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
了你們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来了我怕人咲我〻都不會不过
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这些孫子孫女兒頑咲一回就完了刘姥

姥咲道這正是老太〻的福了我們想这庅着不能賈母道什庅福不過是个老
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听見凤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
来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
田地里的好吃刘姥〻咲道这是野意兒不過吃个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
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别空〻的就去不嫌我這里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〻〻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〻帶些家去也
筭看親戚一淌凤姐兒見賈母喜欢也忙留道我們这里虽不比你們的塲院
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把你們那里的新闻故事兒説些與我們老太
太听〻賈母笑道凤丫頭别会他取咲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搁的住
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吽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刘姥〻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来請刘姥〻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几樣命人送過去與刘姥〻吃凤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来鴛鴦忙命老婆子带了刘姥〻去洗了澡自已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刘姥〻換上（一段兒安身分權勢心机口寫賈母也）那刘姥〻那里見過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来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来說彼时宝玉姊妹們也都在这里坐着他們何曾听見過這些說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还好听那刘姥〻雖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个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来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

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兒天〻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
歇馬涼亭什庅奇〻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
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沒出房门只听外頭柴艸响我想着必定是
有人偷柴艸来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
是過路的客人们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〻笑道也並
不是客人所以説来奇怪老壽星當个什庅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歲的極標
緻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刘姥〻口氣如此）剛説道
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説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〻賈母等听了忙问
怎庅了丫嬛回説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
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来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
了老太〻請進房去罢賈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来一段為後回作引然偏于
宝玉爱听時截住宝玉且忙着問刘姥〻那女孩兒大雪地里作什麽抽柴草倘或凍
出病来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問呢别說这个了再說
别的罢宝玉听說心内雖不樂也只得罢了刘姥〻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
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个老奶〻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〻吃齋念佛誰知就
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来托夢說你这樣虔心原本你該绝後的如今奏了玉
皇給你个孫子原来这老奶〻只有一个兒子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
养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麽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歲生
的雪團兒一般聡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話時合了賈母

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曰悶的心中籌畫探春曰问他昨日擾了史大妹〻偺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請老太〻賞菊花何如宝玉咲道老太〻說了还要擺酒还史妹〻的席叫你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〻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〻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〻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〻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咲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兒呢說着宝釵等都咲了宝玉瞧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刘姥〻細问那女孩兒是誰刘姥〻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拘什庅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説原故就是了刘姥〻道这老爺没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〻爱如珍宝可惜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息又问後来怎庅樣刘姥〻道因為老爺太〻思念不盡便盖了这祠堂塑了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这樣人是虽死不死的刘姥〻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説我们都当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才説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过不小刘姥〻道幸虧哥兒告訴我〻明兒回去攔住他们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〻太〻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爱脩廟塑

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ゝ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来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ゝ便順口胡謅了出来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刘姥ゝ説着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热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ゝ頭ゝ的回来宝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説的一樣所以我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个破廟宝玉听説喜的眉開眼笑忙説道刘姥ゝ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説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门却到是朝南開也是

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这个我说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嚇的我
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咲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
拍手道那里有什么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
口罵道真是一个無用的殺材这点子事也幹不来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
什么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这件没頭脑的事派我去磞頭怎么说
我没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
我们呢自然没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重的賞呢正说着
只見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房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四十回

##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罢立等你說話呢宝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还席宝玉因說道我有个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别定了樣數誰素日爱吃的揀樣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張高几各人爱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个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别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人傳与廚房明日就揀我们爱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摆在園里吃商議之间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盡是八月 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刘姥〻板兒進來說大奶〻到忙的緊李纨咲道我說你昨兒去不
成只忙着要去刘姥〻笑道老太〻留下我叫我也热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
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〻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𣪺使不如開了樓把那収
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〻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〻說話呢請大奶〻開了帶
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
來李氏跕在大观楼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〻〻往下抬小厮
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纨道好生着别慌〻張〻鬼赶
來似的仔细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〻笑道姥〻也上去瞧〻刘姥〻听說
爬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〻的堆着些圍屏棹

椅大小花灯之類虽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
了然後鎖上门一齊纔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〻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槳
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着众人荅應又復開了色〻的搬了下来命小厮
傳駕娘们到舡塢里撑出両支船来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
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〻高興到進来了我只當还沒梳頭呢纔擷了
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来裡面養
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鬓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
〻忙笑道過来带花兒一語未完凤姐便拉過刘姥〻来笑道讓我打扮你说
着将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揷了一頭賈母和众人笑的不住刘姥〻笑道我
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这樣体面起来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〻笑道我虽老了年輕時也風流
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间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了妚们抱
了一个大錦褥子來铺在欄干搨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〻也坐在旁边
因问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〻念佛說道我们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
画兒貼時常闲了大家都說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〻想着那个画儿也不
過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谁知我今儿進这園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
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園子画一張我帶了家去给他们見〻死了也得
好處賈母听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儿他就会画等明儿叫
他画一張如何刘姥〻听了喜的忙跑過来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这么
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樣还有這个能幹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賈母少歇

一回自然領着刘姥〻都見識〻〻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门只見兩边翠竹夹
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间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刘姥〻讓出路來与賈母衆
人走自已却赶走土地琥珀拉他说道姥〻你上来走仔细苔滑了刘姥〻道
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綉鞋别沾臟了
他只顧上頭和人说話不妨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〻的
咲起來賈母咲罵道小蹄子们还不搀起來只站着咲说話时刘姥〻已爬了起来
自已也笑了说道纔说嘴就打了嘴賈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们搥
一搥刘姥〻道那里说的我这庅嬌嫩了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搥起来还
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
碗茶來奉与賈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代玉听说便命丫

頭把自己窻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〻因見窻
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满〻的書刘姥〻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
的書房了賈母笑指代玉道这是我这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〻留神打量了
林代玉一番方笑道这那里像个小姐的綉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
因问宝玉怎么不見衆丫頭们荅说在池子里舡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舡
了李纨忙回说纔開楼拿几我恐怕老太〻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
説话时人回说姨太〻來了賈母等剛站起来只見薛姨媽早進来了一面歸
坐笑道今兒老太〻高興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説來遲了的要罰他
不想姨太〻就来遲了说笑一会賈母因見窻上纱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説
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過了後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頭又沒有个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
窓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
箱里还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
也有百蝶穿花〻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这樣的拿了两疋去
来作两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〻都說你沒有不经
過不見過連這个紗还不認得呢明兒还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么経
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〻呢老太〻何不教導了他我们也听〻鳳姐兒也笑
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们年紀还大呢
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子叫作
軟烟羅鳳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么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

沒听見过這个名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屉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个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屉後來我們拿這个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几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眾人都看了稱賛不已刘姥姥也覷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窓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説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竟比不上
这个鳳姐兒道这个薄片子还説是内造上用呢竟連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
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来送这刘親家兩疋做一
个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裌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収着糟壞了鳳
姐忙荅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这屋裡窄再往别處逛去刘姥〻念
佛道人〻都説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〻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
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後院子里有个梯
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偹个梯子作什庅後来我想起来定是爲開頂櫃
収放東西非离了那梯子怎庅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庅我越看越捨不得离了这里

鳳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〻說着一徑離了瀟湘舘遠〻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偺們就坐一面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来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来鳳姐忙问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问老太〻在那里就在那里罢了賈母听說便回頭說你三妹〻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这里坐了船去鳳姐兒听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〻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个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偺們今兒也得了一个女篾片李紈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觧鳳姐兒却知是說的刘姥〻了也笑說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个咲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笑劝道你們一點

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庅淘氣仔細老太〻說鴛鴦咲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着丫環端过両盤茶来大家吃畢凤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敁敠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着衆人听說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遞眼色与鴛鴦〻〻便拉了刘姥〻出去悄〻的嘱咐了刘姥〻一夕話又說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过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 妙若只管寫薛姨媽来則吃飯則成何文理 賈母帶着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刘姥〻傍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嬛在傍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过麈尾来拂着丫

嬛們知道他要撮弄刘姥〻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问刘姥〻說
道別忘了刘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刘姥〻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〻的不伏手
原是凤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刘姥
姥刘姥〻見了說道这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还沉那里强的过他說的衆人
都笑起来只見一个媳婦端了一个盒子跕在當地一个丫嬛上来揭去盒盖
裡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
放在刘姥〻桌上賈母这边說声請刘姥〻便跕起身来高声說道老刘老刘
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巳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来一
听上〻下〻都哈〻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代玉
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噯喲宝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説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著他奶姆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个不湾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咲去的也有忍着咲上来替他姊妹換衣上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还只管讓刘姥〻刘姥〻拿起箸来只覺不听使又説道这里的鷄兒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衆人方住了咲听見这話又咲起賈母咲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刘姥〻正誇雞蛋小巧要肏攮一个鳳姐兒咲道一兩艮子一个呢你快嘗〻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满碗理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个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〻嘆道一兩艮子也沒听見了响声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咲賈母又説誰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擺大筵席都是凤丫頭支使的还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这牙箸本是鳳姐和夗央拿了来的听如此説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艮的刘姥〻道去了金的又是艮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个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这艮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刘姥〻道这个菜裡有毒俺們那些〻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来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嬷〻来将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話这里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刘姥〻看着李紈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罷了我

只爱你们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别多心綫剛不過
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来笑道姥姥别惱我給你老人家賠个不是
刘姥姥咲道姑娘說那里話偺们哄着老太太開个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
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个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
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刘老老忙道綫剛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過了
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们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鬧鴛
鴦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刘姥姥笑道我看你们這些人都
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们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问今兒
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们道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与他们吃
鴛鴦道他们吃不了這些挑两碗給二奶奶屋里平丫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里一処吃又找他作什么鴛鴦道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々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数十方宝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揷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揷着滿々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是顔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桌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觀窑的大盤〻内盛着數拾個嬌黄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掛着小鎚那板兒畧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丫嬛们忙攔住他〻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个与他说頑罢吃不得的東边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双绣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过来看说这是蟈〻这是螞蚱刘姥〻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黄子没干没淨的乱鬧到叫你進来瞧〻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劝解方罢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说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说话忽一陣風过隐〻听得鼓樂之声賈母问是誰家娶親呢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这是偺们

的那十來个女孩子们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们演何不叫他们進來演習他们也做一做㑚们可又樂了鳳姐听説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來㑚们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寛濶又听的近衆人都説那里賈母向薛姨媽笑道㑚们走罷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來坐怕臢了屋子㑚们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説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里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还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个玉兒可悪回來吃醉了㑚们偏往他们屋里鬧去説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几个駕娘早把兩支棠木舫撑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刘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支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内道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来鳳姐兒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説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当中舡小人多鳳姐只覚乱恍忙把篙子遞与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支随後跟来其餘老嬷散衆了婗俱沿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葉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釵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曽饒了这園子閑了天〻逛那里還有叫人来収拾的工夫林代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們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僧們别叫人拔去了説着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覚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厦曠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艸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並两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们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来说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咲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東西的賈母摇頭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来一个親戚看着不像一則年輕的姑娘们房里这樣素淨也忌諱我们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書上戲上说的小姐们的繡房精

緻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雖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庅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几樣到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這閑心了 他们姊妹们也还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壊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没給宝玉看見過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說着叫過鴛鴦来親吩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棹屏还有个墨烟凍石鼎這三様擺在这案上就句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来把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这个東西都擱在東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裡还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逕来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向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们生的演

習几套雕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着人擺設整齐上
面左右兩張榻〃上都鋪著錦裀蓉簟每一榻前两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
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
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
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边是
刘姥〃刘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
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
檻内二層紗橱之外攢盒式樣亦随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
个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们先吃两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
思薛姨媽等笑说道老太〃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會呢安心要我们醉了

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过謙起来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咲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话了王夫人忙咲道便说不上来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覔去还有誰咲话偺们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緫是賈母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吃了一盃风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还呌鴛鴦姐姐来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听了这话都说狠是风姐兒便拉了鴛鴦过来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没有貼着的礼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话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说来鴛鴦未開口刘姥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别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

道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説骨牌付兒從老太太起順領説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説一付兒將这三張牌折開先説頭一張次説第二張再説第三張説完了合成这一付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説出来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个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个蓬頭鬼賈母道这鬼抱住鍾馗腿説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是个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鴛鴦道右边还是个大五長薛姨媽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当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会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説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兩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兩边明湘雲道閑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雲道日边紅杏倚雲栽夗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説完飲了一杯夗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〻燕子語梁间夗央道右边是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夗央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夗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宝釵道処〻風波処〻愁説完飲畢夗央又道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夗央道中间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窓也沒有紅娘报夗央道剩了二六

八、点斉代玉道双瞻玉座飲朝儀夗鴦道凑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挑芍藥花说完飲了一口夗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濃衆道
該罚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児和夗央都要听刘
姥〻的笑話故意都命说錯都罰了至王夫人夗央代说了个下便該刘姥〻
刘姥〻道我们庄家人閒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说的这庅好听少
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咲道容易说的你只管说不相干夗央咲道左边四〻
是个人刘姥〻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衆人閧堂咲了賈母咲道
说的好就是这樣说刘姥〻也咲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别
笑夗央道中間三四緑配紅刘姥〻道大火燒了毛〻虫衆人咲道这是有的
还说你的本色夗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〻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死　央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〻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結个大

倭瓜衆人大哄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話二則怨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瞧着妹〻們伏侍奶〻姑娘的探春因問
宝姑娘的飯怎広不端来一処吃了婇們听说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说宝姑
娘如今在厛上一処吃叫他們把飯送了这里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
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
都不知道平兒这里站着你叫〻去平兒忙答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婦們都
忙悄〻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手
帕撣石矶上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陽影里且歇〻平兒便坐下又有茶
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铺下说石头冷这是極乾净的姑娘将就坐一
坐兒罢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来也悄〻笑说这
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润一润罢平兒忙欠身接

回指衆媳婦情〻說道你们太鬧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現不了的虧他撒姣太〻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〻也不敢怎樣你们就这庅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们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奶〻鬧的平兒也情〻的罢了好奶〻们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奶〻原有些倒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沒人心術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〻若是料差一点兒的早被你们这些奶〻治倒了饒这庅着得一点空兒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沒落了你们的口声衆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呢前兒我们还議論到这里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塲氣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

都横着了他二奶〃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单畏他五分你们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说着只見秋纹走来衆媳婦忙趕着问好又说姑娘也且歇一歇里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再回話去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来秋纹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庅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问回什庅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銀我们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这什庅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说我的話凴有什庅事今兒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為什庅了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処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来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釘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

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〻太〻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
說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〻太〻威勢的就怕也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
鼻子頭你听〻罷二奶〻的事他还要駁兩件纔壓的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
伸舌笑道幸而平姐〻在这里沒得燥一鼻子灰我赶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
起身走了接着宝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
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里頭只有他們緊
跟常侍的丫嬛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婦們都悄〻的議論說大家
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吴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么有
臉的他們一边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
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个將桌抬出茶房內早有三个丫頭捧着

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来方有待書
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盖碗茶進来去一時等他三人出来待書
命小了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来换你們可又别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
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
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飯快来
宝姑娘也在这里偺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荅
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这一日平兒便咲着将方纔的原故細細説與他听
了鳳姐兒咲道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説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
太肚里平兒笑道奶奶也説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
不與别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

男人將来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
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别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的小姐还強呢將
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悮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
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咲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
約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
時也难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
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産業又不及先時 多省儉了外人又咲話老太〻太〻
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剋薄若不趂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
盡了平兒道可不是这話將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爺一位老太
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咲道我也慮到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〻

他兩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〻自有梯己拿出来二姑娘是
大老爺那边的也不筭剩了三四兩个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环哥娶親
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抿也就勾了老太〻事出来一應都是全
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
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来可就了不淂了偺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
飯快听他商議什麼这正碰了我的机會我正愁沒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又
不是这里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〻是个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
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环兒更是个燎毛
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坑讓他鑽去罷真〻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樣天
懸地隔的兩个人来我想到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宝姑娘他兩个到好

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偺家務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〻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问揺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偺家的正人太〻又疼他雖然面上淡〻的皆因見趙姨娘那老東西閙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様呢比不得环兒寔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該和他恊同大家作个膀背（阿鳳有才処全在擇人收納膀背羽翼並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这方是大才）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这一个人幫着偺們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窮追苦尅人狠極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偺們兩个纔四个眼睛兩个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趂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偺們的

恨暫可觧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過来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他心里却事〻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别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説駁的是纔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臉和他一㩳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説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槩没有别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来平兒道偏説你〻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难道這臉上還没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纔罷看我病的這樣还来慪我过来坐下横竪没人来偺們一処吃飯是正經説着豐兒等

三四个小丫頭子進来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窝粥兩碟子精徵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豊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来平兒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能買邀人心伏侍漱盥漱畢嘱咐了豊兒些話方往探春処来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脂硯齋重评石頭記卷之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宝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来只見院中寂静只有丫嬛婆子諸内壼近人在窓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内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别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纔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々叠々事虽小錢有限看起来也不妥當你奶々怎庅就没想到这个平兒咲道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这些東西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与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个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胭粉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摠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与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几个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這个錢並不是買這个幾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緊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咲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來不過是个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〻的兒子買了来纔使得若使了閑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
的不知他們是什麽法子是鋪子里坏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来单預備給我
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来買辦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
他使坏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
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〻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
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而且東西又白丢一半通筭起来反費了兩折子不
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頓大家去你也去
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个如何平兒笑道还沒有偺們這一半大樹木
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麽个園子除
他們帶的花吃的笋菜魚蝦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

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个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宝釵笑道真〻
膏粱紈綺之族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
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
虚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宝釵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詞那句〻都是
有的你纔拴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
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这樣一个通人竟沒
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塲処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
詞背孔孟之道宝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
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
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难為你是个聰敏人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

可惜遲了（反点題文法中又一变体也）李紈笑道吽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寳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事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说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蟬脱殻之法）探春曰又接说道偺們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脱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戲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〻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園圃的事凖派他們收什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庅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乱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〻們也可借此小

補不徃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寳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如此說一則便點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寳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个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說奶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有一套話

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〻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回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〻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个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〻与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〻便不是和偺們好听他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當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了氣誰知他来了避猫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〻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来我細想我一个女孩兒家自己还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里还有好處去待人口内說到这

里不免又流下淚来李纨等見他说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
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来都忙劝道趁今日清淨大
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〻委说一場又提这沒要緊的事做什
麽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说谁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说
也須得回你奶〻一声我们這里搜剔小遺已经不當皆因你奶〻是个明白
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蠱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乖一般豈可不商
議了行平兒笑道既这樣我去告訴一声说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说我说是
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〻豈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將園中所有
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參度大槩定了几个又將他们一齊傳来李纨大槩告
訴与他们衆人听了無不願意也有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

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錢粮这一个說那一片稻地交给
我一年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还可以交錢粮探春
纔要說話人回大夫来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单你
們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沒有兩个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来回事的
那人說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兩个在西南角上聚錦门等着呢平兒听說方
罢了衆婆子去後探春问宝釵如何宝釵咲荅道幸于始者怠于終繕其
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兒忙
去取筆硯来他三人說道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
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媽本
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虽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

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咲道可惜蘅蕪院和怡
紅院这兩処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咲道蘅蕪院里更利害如今
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処香料香草兒都不是这些東西等起来比別的
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还有一
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藤單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
藥舖去也值几个錢探春咲道原来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
笑道跟宝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这个的上回他还採了些晒乾了辮成花
籃葫芦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纔讚你〻到来提弄我了三
人都吒意都问这是為何宝釵道斷〻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
个一个闲着沒事辦这會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

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誠寔老人家他又合我们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这事交与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偺们说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兒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偺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辦的又至公了事又甚妥李纨平兒都道是極（宝釵此等非与鳳姐一様此是随時俯仰彼則逸才踰蹈也）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们見利忘義（这是探春敏智過人処此諷亦不可少）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还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的狠呢（夾寫大观園中多少兒女家常閑景此亦補前文之不足也）探春听了方罷了又共仝斟酌出几人来俱見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

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筭賬採春笑
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筭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
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層皮这如今我们興出这事来派了你們已是跨過
他们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来你们年終去歸賬他还不捉弄你們等
什麼再者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的舊
礼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们手每
年歸賬竟歸到里頭来才好宝釵笑道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这个多了那
个少了到多了事不如問他们誰領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
的人的動用我替你们筭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
位姑娘几个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撮簸撣子並大小禽鳥鹿兔

吃的粮食不過这几樣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钱你算〻就省下多
少来平兒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艮子宝釵笑道却
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畝
虽然还有輻餘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補〻〻自家虽
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縂再省上二三百艮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
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艮子也不覺得狠艰嗇了他们
里頭却也得些小補这些没营生的媽〻们也寬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
年滋長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
搜尋出几个钱来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声載道豈不失
了你们这樣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媽〻们若只給了这个那剩

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钱来大家凑齊单散与这些园中的媽々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関门閉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轎子撑船拉冰床一應粗糙伙计都是你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性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们几个菓子多掐几枝花兒你们有冤还没訴處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衆婆子听了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与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钱来各々歡喜異常都齊声说愿意强

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錢来呢那不得管也的听了每年終又無故得
分錢也都喜欢起来口内說他們辛苦収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庅好
穏坐吃三注的宝釵咲道媽〻們也别推辭了这原是分内應當的你們只要
日夜辛苦些别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这事你們一
般听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〻如今又不得閒見别的姑娘又小
託我照看〻〻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〻又多病多痛家務也
忙我原是个閑人便是个街坊隣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親姨娘托我〻免不
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弔譽那時酒醉賭博
生出事来我怎庅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却
丟了这些姑娘小姐們这庅一所大花园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

四代的老媽〻最是循規尊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体統你們反縱放別人
任意吃酒賭博姨娘听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見了
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
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体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
你們想出这个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这園里週全得謹〻慎〻使
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
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無易之治分
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〻这話家人都欢声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
奶〻只管放心姑娘奶〻这樣疼顧我們〻〻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剛說着只見林之孝進來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

先遣人来送礼请安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缎蟒缎十二疋上用雜色缎十二疋上用各色纱十二疋上用宫䌷十二疋官用各色缎纱䌷绫二十四疋李纨也看过说用上等封儿赏他回又命人去回了贾母々々便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也都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過一边分付内库上人说等太々回来看了再收贾母因说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赏封儿赏男人只怕展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一语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贾母听了忙令人带進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纪穿带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别请安问好毕贾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谢了坐待宝钗等坐了方都坐下贾母便问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说昨日進的京今日太々带了姑娘進宫请安去了故令女人们来

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〻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〻都沒來就只太〻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〻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〻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〻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齊整老太〻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〻淘學老爺太〻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子四人

道曰老太〻当做宝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〻便叫作宝玉賈母笑向李纨等道偏也叫个宝玉李纨等忙欠身㗒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狠多四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兒之後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後進京来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来㲋媳婦们頭荅應了一声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偺们的宝玉叫了来給这四个管家娘子瞧〻比他们的宝玉如何㲋媳婦听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宝玉進来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们一跳若是我们不進府来倘若别處遇見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長问短宝玉忙也笑问好賈母笑道比你们的長的如何李纨等笑道四位媽〻纔一說可知是模樣相彷了賈母㗒道那有这樣巧事大家

子孩子们再養的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这也沒有什么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们看來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賈母忙问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们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们那一个只說我们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们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们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们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们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时可知你我这樣人家的孩子们憑他们有什么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緊礼數來的若他不还正緊礼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礼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

里所以縂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与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〻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庅还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〻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来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〻回来了王夫人進来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〻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処来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个寶玉也却一般行景衆人都為

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庅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寶玉是亇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悦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单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有了亇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我那一亇去寶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亇寶玉了湘雲道怎庅列國有亇藺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庅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姓藺与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 貌 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对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与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

並無目覩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默〻盤筭不覺就忽〻的睡去不覺竟到
了一座花園之内宝玉咤意道除了我們大觀園更又有這一个園子（寫園可知）
正疑惑間從那边来了几个女兒都是丫環宝玉又咤意道除了鴛鴦襲人平
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寫人可知妙在並不說更強二字）只見那些丫鬟咲道宝玉怎麽跑
到這里来了宝玉只當是説是他自已忙来陪咲説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
世交的花園好姐〻們帶我逛〻衆丫環都笑道原来不是咱們家的宝玉他生
的倒也还干淨（妙在玉卿身上只落了這两个字亦不奇了）嘴兒也到乖覺宝玉听了忙道姐〻們這里也
更还有个宝玉丫環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〻太〻之命為保佑他延
壽消災的我叫他〻听見喜歡你是那里遠方来的臭小廝也乱叫起他来仔细你
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个丫環笑道咱們快走罷别叫宝玉看見又说同这臭

小厮说了话把偺你薰臭了说着一迳去了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塗毒

我他们如何更这样真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

院内宝玉又咤意道除了怡红院也更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矶进入屋

内只见榻上那个少年 嘆了一声一个丫环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么想必为

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

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作

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

理我好容易我到他房里头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 宝玉听

说忙说道我因找宝 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

笑道原来你就是宝 玉这可不是梦里了 宝 玉道这如何是梦真真切又真

了一語未了只見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唬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
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〻〻襲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唤忙推醒他哭问道宝玉
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忽因向门外措说才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
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
那嵌的大鏡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捧過漱盂茶滷来漱了口麝月
道怪道老太〻常嘱咐说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
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
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
先躺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着着
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来是正经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

人来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説

此下緊接慧紫鵑试忙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〻自是歡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榮寧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細问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回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过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代玉〻正值代玉〻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

廻廊上手里做針黹便上来問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弥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乱投醫了一面説一面見他穿着弾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假襖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説道穿这樣単薄还在風口里坐着看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难了紫鵑便説道從此偺們只可説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黄子們背地里説你〻總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〻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説笑你近来瞧他遠着你还恐遠不及呢説着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宝玉見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瞧着竹子

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来挖笋修竿便怔〻走出来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随
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来直獃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
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從此经过忽扭項看見桃花樹
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宝玉 画出宝玉来却又不画阿顰何等筆力
偏不從鵑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鵑 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入在这里作什麽春天凡有残
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 寫奸憨女兒之心何等新巧 一边想一边便走過来
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麽呢宝玉忽見了雪雁便説道你又作什麽来找我
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
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听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
醒將人参交与紫鵑〻〻因問他太〻做什麽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这

半日姐〻你听咲话兒我因等太〻的工夫和玉釧兒姐〻坐在下房里说话兒谁
知趙姨奶〻招手兒叫我〻只當有什広话说原来他和太〻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
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袄
兒我想他们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髒地方兒去恐怕弄髒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
借别人的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愁他素日有些什広好處到偺們跟前
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〻収着呢如今先得去告
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轉借罷
紫鵑咲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
人怨不着你他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早纔去雪雁道这會子就去的
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点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没醒呢是谁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里哭呢紫鵑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听説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听叫若問我荅應我就来説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經来尋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説道我不過説了那两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这風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咲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説的有理我想你們既这樣説自然別人也是这樣説將来漸〻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宝玉咲道方纔對面説話你尚走開这會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姊妹两个正説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纔〻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来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説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没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〻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実雖不便和

太〻要我已經在老太〻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〻和鳳姐〻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了他如今我听見一日給你們一两燕窩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来是你說了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〻怎么忽然想起来吁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窩来呢这就是了寶玉笑道这要天〻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用錢吃这个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忙问誰往那个家去（这句不成话细讀细嚼方有無限神清咊味）紫鵑道你妹〻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咲字奇甚）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此論極是不介意）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来時原是老太〻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該出閣

時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这里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〻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寶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么回答只不作声忽見晴雯找来說老太〻叫你呢誰知在这里紫鵑笑道他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〻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这般慌起来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个眼珠兒直〻的起来口角邊津液流出皆

不知覺給他个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到了茶来他便吃茶衆人見

他这般一時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嬷〻一時李嬷

〻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無回荅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

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来深竟也不覺疼李嬷〻只〻说了一声可了不得

了呀的一声便摟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襲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〻可怕不

怕且告訴我们去回老太〻太〻去你老人家怎庅先哭起来李嬷〻搥床搗枕说

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来看如今

見他这般一说都信以為実也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〻如此这般襲

人听了便忙到瀟湘舘来見紫鵑正伏侍代玉吃藥也顧不得什庅便走上来

问紫鵑道你纔〻和我们宝玉说了些〻什庅你瞧〻他去你回老太〻去我也不管

了说有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满面急怒又有淚痕擧止大变更不免
也慌了忙问怎庅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々说了些什庅话那个獃
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媽々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奇極之語）
（從急怒嬌憨口中描出不成話之話来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来的）
連李媽々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
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听此言李嬷々乃是经过的老嫗说不中用了
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將腹中之薬一槩嗆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声
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红髮乱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来紫鵑忙上来搥背代
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紫鵑
哭道我並沒说什庅不过是说了几句頑话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还不知道
他那傻子每々頑话認了真代玉道你说了什庅话趂早兒去觧说他只怕就

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見了紫鹃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並没说什么不过说几句顽话谁知宝玉見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見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打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連我也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蘇州去一句顽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淚道我當有什么要緊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獃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么薛姨媽勸道宝玉本来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来的他姊妹两个一處長了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會子熱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听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宝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一面分付眾人已後別叫林之孝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听我這句話罷眾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宝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宝玉伸手要襲人遞过宝玉便掖在

被中咲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宝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觧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裏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过一時壅敝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咲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躭悞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 王太醫只躬身咲說不敢不敢他原听了說另

且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頭故满口说不敢竟未听見賈母後来说拆太醫院
之戲語猶说不敢賈母与众人反道笑了一時按方煎了藥来服下果覺比先
安静無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说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
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来探消息
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獃氣自幼是他二
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
晚间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来问訊几次李奶母
带領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
宝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说代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
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開

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

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寔後

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

你鬧的还得你来治也沒見我們这獃子听了風就是雨往後怎庅好暫且

按下因此時湘雲之病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見宝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

形容了与他瞧到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

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宝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庅唬我紫鵑

道不过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宝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

頑話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

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宝玉

道便老太〻放去我也不依紫鵑咲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你如今
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宝玉听了又驚問誰
定了親定了誰紫鵑咲道年里我就听見老太〻説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
疼他宝玉咲道人〻只説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頑話他已经許給梅翰林家
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
勸过説我瘋的剛〻的這几日纔好了你又来漚我一面説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説
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
都化成一股灰〻還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〻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
陣大乱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説一面又滚下淚来紫鵑
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咲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

着急故来試你宝玉听了更又咤意问道你又着什庅急紫鵑咲道你知道
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
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来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们兩个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
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
们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話来问你誰知你就
傻鬧起来宝玉咲道原来是你愁這个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别愁了我
只告訴你一句躉話活着偺们一處活着不活着偺们一處化灰化烟如何
紫鵑听了心下暗々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问候宝玉道就说難為
他们我纔睡了不必進来婆子答应去了紫鵑咲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
々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正是這话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

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鵑听说方打叠鋪盖粧奩之類宝玉咲道我看見你
文具裡頭有两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罢我擱在枕頭傍边睡
着好照明兒出门帯着也輕巧紫鵑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过去
然後别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代玉近日聞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
多哭几場今見紫鵑來了问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
夜间人定後紫鵑已寛衣卧下之時悄向代玉咲道宝玉的心到實听
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代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
说道一動不如一静我們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
得的是從小兒一处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代玉啐道你这几天
还不乏趂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麽蛆紫鵑咲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

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人趂早兒老太〻还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语说老健春寒〻秋後熱倘或老太〻一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悞了時光还不得趂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樣的人有老太〻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太〻也只是凴人去欺負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緊姑娘是个明白人豈不闻俗语说的萬両黃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代玉听了便说道这丫頭今兒不瘋了怎麼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兒必回老太〻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咲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〻

〻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己聽了代玉听了这話口內虽如此
說心內未常不傷感待他聽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兒次日
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
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礼代玉亦早備了两色針線送去
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
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
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
穩重且家道貧寒是个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
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遢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着
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

知我们太〻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
和賈母说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问何事鳳姐
便将求親一事说了賈母笑道这有什庅不好啟齒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
和你婆〻说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请了邢夫人过来硬作
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淂又好且賈
母硬作保山将机就计便应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请了薛姨媽来二人見
了自然有許多謙辞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来
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说妙極賈母笑道我最爱管个闲事今
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媒钱薛姨媽笑道这是自然的縱抬
了十万 艮子来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〻既是主親還淂一位才好

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还有兩个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偺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过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到还易說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这又何妨兩个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〻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

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与寶釵姊妹共处閑语又
兼湘雲是个爱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礼的虽有女兒身分
还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宝釵自見他时見他家業貧寒二
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兒
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為人雅重迎
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
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張口宝釵到暗中每相
體貼接濟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却世人意料之
外奇缘作成这门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
与宝釵閑話宝釵仍以姊妹相呼这日宝釵因来瞧代玉恰值岫烟也来瞧代玉二

人在半路相遇宝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宝釵咲問他这天還冷的狠你怎庅到全換了裌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荅宝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咲問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个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庅横竪有二姐〻的東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〻想〻二姐〻是个老寔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庅他那些媽〻丫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雖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喚他們过三天五天我到得拿出些錢来給他們打酒買点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良子还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〻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几吊錢盤纏宝釵听了愁眉嘆道偏梅家

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来若是在这里琴兒过去了好再商議你这事離了
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〻的事也断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件難事
再遅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媽再謫議有人欺負你〻只管耐些
煩兒千萬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艮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到
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狠听不过了
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找我去並不是作親後
方如此你一来時偺們就好的便怕人閑话你打發小丫頭悄〻的和我说去
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宝釵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问道这是谁給你的
岫烟道这是三姐〻給的宝釵点頭咲道他見人〻皆有獨你一个沒有怕人
咲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聰明细致之處但還有句你也要知道这些粧餙

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脚可有這些富麗閒粧然七八
年之先我也是這樣来者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
省了將来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偺們如今
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实守分為主不必比他們纔是岫烟笑道姐〃既
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笑道你也太听說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不
佩着他豈不起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
問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舘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丫頭送来我
那里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
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宝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
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来衣裳先過来了岫烟听說便知是他家的

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宝釵就往瀟湘館来正値他母親也来瞧

代玉正說閑話呢宝釵笑道媽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天

連日忙總沒来瞧〻宝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両个都也好了代玉忙讓宝釵

坐了因向宝釵道天下的事眞是人想不到的怎麽想的到姨媽和大旧母又作

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

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这両个人的脚絆

住憑你両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机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

是出人意料之想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〻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

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両个的婚姻此

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

们一面说一面伏肴他母親懷里咲说偺们走罷代玉咲道你瞧这庅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姣兒薛姨媽用手摩弄肴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〻就和鳳哥兒在老太〻跟前一樣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〻我的心我見了他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代玉听说流淚嘆道他偏在这里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宝釵咲道媽瞧他輕狂倒说我撒姣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摩娑代玉咲道好孩子别哭你見我疼你姐〻你傷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〻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〻这就比你强了我每〻和你姐〻说心里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口襍说好話的人少说歹話的人多不说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说我们看

老太〻疼你了我們也伏上水去了代玉咲道姨媽既這麽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纔好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麽認不得宝釵咲問道我且向你我哥〻還沒定親事為什麽反將邢妹〻先說与我兄弟了是什麽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与兄弟了宝釵咲道非也我哥〻已竟相準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纔説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咲代玉听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摟他咲道你别信你姐〻的話他是頑你呢宝釵咲道真〻的媽明兒和老太〻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代玉便拘上来要抓他口内咲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咲劝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宝

釵道連邢女兒我还怕你哥〻遭遢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别說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〻因要把你妹〻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门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邢女兒老太〻还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頑話細想来到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沒人可給难到一句话也不說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〻那樣疼他〻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〻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〻定与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还怔〻的听後来見說道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宝釵笑道我只打你〻為什庅招出姨媽这些老沒正经的話来宝釵笑道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庅打我紫鵑忙也跑来笑道姨太〻既有这主意為什庅不和太〻說去薛姨媽哈〻

咲你这孩子急什庅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
了紫鵑听了也红了臉咲道姨太〻真个倚老賣老的起来說着便轉身去
了代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庅相干後来見了这様也咲起来説阿弥陀佛
該〻〻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内婆子丫环都咲起来婆子们
因也咲道姨太〻虽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閑了時和老太〻一商議太〻竟
做媒保成这门親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〻必喜欢
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咲道这是什庅賬篇
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们都咲道这可是一件奇貨这个乖可不是
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烟才説的當票忙摺了起来薛
姨媽忙説那必定是那个媽〻的當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

的湘雲道什庅是當票子衆人都咲道真〻是个馱子連个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〻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見別咲他是馱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馱子衆婆子咲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别説姑娘們此刻宝玉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过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代玉二人听了方咲道原来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鋪也有这个不成衆人咲道这又馱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问是那里扣的湘雲方欲説時宝釵忙説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時人来回那府里大奶〻过来請姨太〻説话呢薛姨媽起身去了这里屋内

無人時宝釵方問湘雲何處扣的湘雲咲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
悄〻的遞与鶯兒〻〻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首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
偷看着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認〻代玉忙問怎広
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広又給你去宝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个遂將
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
来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〻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
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宝釵忙一把拉住咲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
坐着呢代玉咲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兒你又充什広荊軻
聶政真〻好咲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偺們苑里一処
住去豈不好宝釵咲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

人听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日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週到細膩之至真細之致不獨寫侯府得理亦且將皇宮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閱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的両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産育將
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両處事體因又托〻薛姨媽在園内照管他姊妹丫环
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宝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雖
去然有日不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宝琴送与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
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与賈环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
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代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
巧遇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代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代玉感待
不盡已後便亦如宝釵之呼連宝釵前亦直以姐〻呼之宝琴前直以妹〻呼
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
不过照管他姊妹禁約得丫环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〻

過來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个料理再者每日要進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処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是傺勞當下栄寧兩処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処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随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処事務的又有先踩踏下処的也都各々忙乱因此兩処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与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栄府只留得頼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這頼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々不善在々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女孩子又說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虽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们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这學戲的到比不得使喚的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这事粧醜弄鬼的几年如今有这机會不如給他们几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偺们如今損陰壞德而且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他们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偺们家的小廝们了尤氏道如今我们也去問他十二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父母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们几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

王夫人咲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有他任意鄙俚詼諧之中必有一个礼字還清足見是大家形景]一面說与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
物件查清記冊収明派人上夜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
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
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
愿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将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
單等他親父母来領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
将正旦芳官指与宝玉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釵将小生藕官指与了代玉将大
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将小花面荳官送了宝琴将老外艾官送了探春尤氏
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

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愁將來無應
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
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点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处用过
早飯畧歇片刻復入朝待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飯方回家可巧
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
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
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细述且説大觀園内因賈母王夫
人天天不在家内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园内遊玩更
又將梨香院内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园内听使更覺园内人多了
几十个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淩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

大槩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們分证如今散了學大家称了愿也有丢開手的也有心地狭窄犹懷舊怨的因将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斷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宗賈蘭三人去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说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丢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步出院外（画出病势）因近日将園中分与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夹泥的種藕的香菱湘雲宝琴与些丫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慢行来湘雲見了他来忙咲说快把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

衆人都㗒起来宝玉红了臉也㗒道人家的病谁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㗒兒湘雲㗒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㗒兒反説起人来説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乱了一回湘雲因説这里有風石頭上又涼坐々去罷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代玉便起身拄拐辞了他们從沁芳桥一帶堤上走来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緑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説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緑葉成陰子满枝了再過几日这杏樹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顔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

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𨚫艷恨穠愁香流满紙矣

正悲嘆時忽有一个雀兒飛来落於枝上乱啼宝玉又發了

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来過今

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乱啼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

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个雀兒可還

記得飛到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正胡思间忽見一股火光從

山石那边發出将雀兒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听那邊有人喊

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来燒我回奶〻們去仔细你的

肉宝玉听了益發疑惑起来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満

面涙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宝玉

忙问道你与谁燒紙錢快不要在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

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作一声宝玉数問不荅忽見一婆子悪恨〻走来拉藕官口内說道我已经回了奶〻們了奶〻們氣的了不得藕官听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别太興頭過餘了如今还比你們在外頭随心乱鬧呢這是天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还守規矩呢你是什庅阿物兒跑来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如何必是含怨之人）（又拉上宝玉画出小人得意来）宝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〻叫他来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他反掩飾心内轉憂成喜

也便硬着口说道你狠着真是紙錢了么我烧的是林姑娘冩壊了的字紙那
婆子听如此亦發狠起来便弯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尽的遺紙揀了两点
在手内说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証在这里我只和你厅上講去说着拉了袖子
就拽着要去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说道你只管拿了
那个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个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
叫本房人燒要一个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这白錢巴巴
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来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才能
起来偏你看見了我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
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这话说等老太太回来我就说他故意来冲神祇
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亦發得了主意反拉着婆子要去那婆子听了這

話忙丟下紙錢陪咲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〻我这老
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〻们去就說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
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来帶他我怎好不回去
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点頭應
允那婆子只得去了这里宝玉问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来若是為父
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这里燒这几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
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淚說道我
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
你遇見又有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对人言講又哭道我也
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问芳官就知了說畢佯常而去宝玉听

了心下納悶連覌書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亦發瘦的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已筭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亦不好代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宝玉去歇息調養宝玉只得回來因記罣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时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兒洗过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笑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个好纏的憑你甚麼好人入了这一行都弄壞了这一点子屄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屄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两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着

老太〻不在家一个〻連句安静話也不說了情文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会兩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来的襲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悪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自来经语未遭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这里沒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作践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巳後不如你収了过来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雞卵香皂頭绳之類叫一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干娘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花騙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来宝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么我去說他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說道

你老人家大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们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还有臉打他〻要还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说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塲我〻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別嚷我且问你別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滿园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过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〻们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閑事了都这樣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的来吵你也来跟他學你们放心因連日这个病那个病老太〻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间偺们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寶玉纔好了些〻連我们不敢大声说話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门你们就

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该打我們了他不要你这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门檻子説道这些老婆子都是些鉄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画出宝玉来）睛雯道什庅如何 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难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綿袄底下絲䌷撒花袷褲敞着褲腿（四字奇想寫得紙上跳出一个女優来）一頭鳥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咲道把一个鶯々小姐反弄成拷打红娘了这会子又不粧扮了还是这庅鬆々怠々的宝玉道他这本来面目極好到别弄緊襯了睛雯过去拉了他替他洗净了髮用手巾擰乾鬆々的挽了一个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了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问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头听了進来

问襲人〻〻咲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听鐘几下了晴雯道那勞什子又不知怎麽了又淂去收什说着便拿过表来瞧了一瞧〻说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咲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几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来站住晴雯麝月揭盖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雯咲道已经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过稀飯醎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 画出病人 说好湯襲人咲道菩薩能几日沒見葷饒的这樣起来〻一面说一面忙端起輕〻用口吹〻画因見芳官在側便遞与芳官咲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别一味獃憨獃腄口勁輕着别吹上溼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门外伺候向

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
等人物不過今其与他們漿洗皆不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亦托賴他們
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
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
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
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這裡槅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
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ゝ
不出去說他ゝ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
的一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
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几个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

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细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说着就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已也便嚐了一口说好了遞与宝玉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头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个眼色与芳官芳官本自伶俐又学了几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说头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这粥给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说着都去了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将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问你從头至尾细细的告诉他一遍又问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满

向含笑又嘆一口气说道这事说来可咲又可嘆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
咲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葯官宝玉道這是友誼
也應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说
他自己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
場皆是真正温存体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虽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两个
人竟是你恩我爱葯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後来補
了蕋官我们見他一般的温柔体貼也曾问他得新棄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
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
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
不安了你说可是又瘋又獃说来可是好咲宝玉听说了这篇獃話独合了他的

默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絶説天既生这様人又何用我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回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説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对面与他講未免不便須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断不可焼紙錢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时按節只備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除不知只一个誠信二字為主即值蒼皇流离之日虽連香亦無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潔凈便可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炉不論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回随便有新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

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听了便答應着一时吃过飯便有人回老太〻太〻回來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仗前邊来都見过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离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个丫嬛十个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筭連日收什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几个男人領了出来坐了几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

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環等坐並放些隨換的
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
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
来榮府内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厛院都関了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邊
小角门日落時便命関了儀门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门亦皆関鎖只
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门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门這兩门因
在内院不必関鎖里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関了自領丫環婆子下房
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来帶領十来個婆子上夜穿堂内又添了許多小
厮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
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来五更時落了几點微雨于是

喚起湘雲等人来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问宝釵
要些薔薇硝擦宝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
他要些因今年竟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来鶯兒應了才去時蕊官
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逕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
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来因見柳葉才吐淺碧絲若垂
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広東西鶯兒道
什広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帶着这葉子編一个花籃採了
各色花放在里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
的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
个玲瓏過樑的籃子枝上自有本来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的

蕊官咲道姐ゝ給了我罷鶯兒道这一个偺們送林姑娘回来偺们再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来至瀟湘館中代玉也正晨粧見了籃子便咲說这个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咲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咲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回便命紫鵑掛在那里鶯兒又问候了薛姨媽方和代玉要硝代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遞与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ゝ你回去說与姐ゝ不用過来問候媽了也不敢劳他来瞧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来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与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咲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们去等着豈不好紫鵑听如此說便也說道这話到是他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将代玉的匙筋用一塊洋巾包了

交与藕官道你先帶了這个去也筭一盡差了藕官接了咲嘻〻同
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
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
鶯兒只催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來
二人方去了這里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咲問姐〻織什麼呢正說着蕊
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
你沒告我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二
三年積了些什麼讐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〻咲道有什麼讐恨他們不
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别的東西不筭只筭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
少家去閤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賸的錢在外邊我們使他們一

使兒就怨天怨地的你說〻可有良心春燕咲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
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宝珠出了嫁
不知怎麼就变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虽是顆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
顆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麼变出三
樣來这話虽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
兩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没
个進益幸虧有了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
个人的費用不筭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錢的餘剩这也还說不勻後來老
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
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筭散開手了还只無厭你說好咲不

好咲我娭媽㓚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吽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雯麝月那一个跟前和他們說一声也都容昜何必借這个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吽我妹〻小鳩兒洗了纔、吽芳官果然就吵起来接着又要給寳玉吹湯你說可咲死了人我見他一進来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強做知道足的討个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多沒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庅意思呢你这會子又跑了来這个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筭每日逼着我們来照〻看生恐有人遭遢我又怕悮了我的差事 如今我們進来了老姑嫂兩

个照、看的謹了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掐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
即刻就来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乱折乱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
地基之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筭单美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
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插瓶
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沒要过一
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说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鶯兒
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内
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又不好说什麼便说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你就
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来你又说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来樂
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这會子反说我難到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異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六十一回　至七十回　內缺六十四　六十七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贓　判冤决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咲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〻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楂子蓋似的几根屄毛撏下來还不開门讓我進去呢这小厮且不開门且拉着咲说好嬸子你这一進去好多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门也不荅應你随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〻了一个〻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黛鷄似的还動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児往臉上一过我一指手児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当
我摘李子呢就屄声浪嗓喊起来说又是還説供佛呢又是老太〻太〻不在家
还没進鲜呢等進了上頭嫂子们都有分的到像谁害了饞癆等李子出汗呢
叫我也没好話説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管着怎不
和他们要的到和我来要这可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飛着的
有小厮笑道嗳喲〻〻没有罢了説上这些閑話我着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
就便是姐〻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應他些就
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〻有什么好地方了
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
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頭却也有兩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瞞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们快傳你柳嬸子去罢再不来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们说話忙推门進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專單等他来調停分派一面问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说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菓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来（總是寫春景將殘）说司棋姐々说了要碗鷄蛋頓的嫩々的柳家道就是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这雞蛋短的狠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十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说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麽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来一面说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说道这不是你就
这庅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為什庅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
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計便上来説道你少满嘴里混唚你娘纔下蛋
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
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連雞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
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别说
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細米白飯每日肥雞
大鴨子将就些兒也罢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
庅麪觔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荅應你们的一處要一様
就是十来様我到别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们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
雞

紅了臉喊道說天天要你什庅来你說上这兩車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卻
為什庅前兒小燕来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庅忙的还问肉炒雞炒小燕
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个麪觔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已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别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来
凡各房裡偶然间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
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听說我单管姑娘的廚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筭起賬来
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官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来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筭勾作什庅的連本項兩頓飯还撐持不住还擱的
住这个點这樣那个點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别的去既这樣不如回了太

太多添些〻分倒也像大廚房里預備老太〻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
了天〻轉着吃〻到一个月現筭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
了要吃个油塩炒枸把芽兒来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来給我〻到咲
起来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这三二十
个錢的事还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収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
今廚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
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这
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〻听了又氣不忿又
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丫頭子来尋这樣尋那樣我到好咲
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賠的正乱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这里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来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代了小丫頭們走来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来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乱翻乱擲的衆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悮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难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变法兒去他已經悟过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没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趂黃昏人稀之時自已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门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
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
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庅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
姐〻太性急了横竪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庅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庅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関園门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来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
问道我听見你病了怎庅跑到这里来五兒陪笑道因這两日好些跟我媽進
来散〻悶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红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這话岔了方
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関门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
里呢竟出去讓我関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话回答只说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時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沒和大娘说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鈍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边
正房内失落了東西几个丫頭对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来見了这事便说道林奶〻到要審〻他這两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〻唧〻的不知幹些什庅事小蝉又道正是昨兒玉釧姐〻说

太〻耳房里的橱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〻打發平姑娘和玉釧
姐〻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
這話我沒听見今兒我到看見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
每日凤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蓮花兒便说在他們廚房
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说那原是
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贜証
我只呈报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说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
恐还有偷的別物又細〻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
來回李紈与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〻〻
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环們都在院內納凉探春在內盥沐只有待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〻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来
到鳳姐兒那边先找着了平兒〻〻進去回了鳳姐〻〻方纔歇下聽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门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
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唬的
哭啼〻〻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五兒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
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〻太〻回来看了纔敢打動这
不該偷了去五兒見问忙又將他舅〻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咲道这樣
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来頂缸此時天晚奶〻纔進了藥歇下不便
為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
奶〻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的也有报怨说正緊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賊来给我们看倘或眼不見弄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見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戲他这五兒心内又氣又委屈竟無処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〻咽〻直哭了一夜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〻的来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断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〻的都應着打發他们去了却悄〻的来訪襲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便说露却是給芳官〻〻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问芳官〻〻听了唬天

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〻〻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
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実供若听見了是他旧〻门上得的他旧〻又有了不
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陥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
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〻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
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経同人說是他舅〻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
那边所丢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贜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〻还肯認衆人
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笑道太〻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
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
悄〻問着他〻若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兜
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

發炮先炒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
就是賊又沒贜証怎庅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来就說是我唬他
們頑的悄々的偷了太々的来了両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騭事保
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々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
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贜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
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
了玉瓶說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
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来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
玉釧兒両个業障叫了来问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个
到像我沒了本事问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

管了襲人等咲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个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〻屋里呢問他什麽應什麽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个还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〻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悪之心感發便說道姐〻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帯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〻央告我再三我拿了與與环哥是情真連太〻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〻竟帶了我回奶〻去我一槩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〻都吒意他竟這様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〻果
然是个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説是我悄〻的偸的嚇你们頑如今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〻们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様説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〻来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淂知道這事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到太〻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们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
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〻的教他説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
几个媳婦押鮮着柳家的等句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説今兒一早押了
他來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
一併回明奶〻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
誰我不大相热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麼事所以
姑娘不大相識高〻孤拐大〻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〻你
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爷那边的人
他这叔〻却是偺們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
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〻屋里
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这兩个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个業障

漚他頑說太〻不在家不敢拿寳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已進去拿
了些什庅出来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寳玉听見帶累了別人方
细〻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寳玉外頭得了的
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独園内人有連媽〻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
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
还擺在議事厛上好〻的原封没動怎庅就混賴起人来等我回了奶〻再說〻
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兒一遍凤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寳
玉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攬事情別人再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
話給他个炭簍子带上什庅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来若大事也如此如
何治人还要细〻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〻屋里的丫頭都拿来雖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
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
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單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悞的
到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
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纔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偺們是那边屋里
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
个哥兒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
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罢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咲了說道憑你這
小蹄子發放去罷我才精爽些了沒的淘氣平兒咲道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
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记卷之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来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與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乱折騰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当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是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與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攢了来只與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乱接収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来說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

的炭也欠着額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说與他看过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兒原無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䰟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到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見彩雲来告訴说都是宝玉應了从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说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当給了
我原該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沒趣彩
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貫环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
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〻不敢要你细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
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断趙姨娘百
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过兩日他自然
回轉过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
都撇在河内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间在被内暗哭当下又值宝
玉〻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
閙热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換的寄名符兒还有几処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
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
束上用艮系掛麺薛姨娘处减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
是一个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庙
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
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
洗已畢冠帶出来至前厛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烛
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处行畢礼出至
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
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处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

園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〻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门至李趙張王四个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来雖眾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来說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来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咭〻呱〻一群丫頭笑了進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楼入画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把着紅毡笑着走来說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剛進来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过茶来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

说我方才到鳳姐〻门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出来回你後来听見又说讓我〻那里禁当
的起所以時敢来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间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襲人連忙攙
起来又下了一福宝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
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来給你拜寿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说原来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還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且拜一天纔是探春忙问原来邢
妹〻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〻赶着補了一分礼友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说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〻探春咲道到有些〻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〻有几
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両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〻占了
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
太〻和宝姐〻他們娘兒両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〻初九是璉二哥〻二月没人襲
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庅没人就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咲道我这个記性是怎庅
了宝玉咲指襲人道他和林妹〻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咲道原来你両个到是
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这也是綫〻
知道平兒咲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壽的福又没受礼職
分可吵閙什庅可不悄〻的过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
行礼去罢探春咲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綫过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説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〻就説我們大家説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过生日呢丫頭咲自去了半日回来説二奶〻説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过生日給他些什庅吃只别忘了二奶〻就不来絮聒他了衆人都咲了探春回説道可巧今兒里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麺菜菓都是外頭収拾偺們就湊了錢就柳家的来攬了去只在偺們里頭収拾到好衆人都説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宝釵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収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回説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咲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咲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说着便向平儿磕下頭去慌的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这里探春
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麪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
与代玉因天氣和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来了花園錦簇挤了一所的人谁知
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礼与宝玉々々于是过去陪他吃麪两家皆治
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釵帶了宝
琴过来与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因嘱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
虚套竟可収了你只請夥計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進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
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々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
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進角门宝釵便命婆子将门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
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何必関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々妹々都在裡頭

倘或家去取什庅豈不費事宝釵咲道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
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関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不
住那起人圖順脚超近路從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
些大家别走總有了事就頼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ゝ也知道我
们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这兩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还有几件比这兩件大的呢
若已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你
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
奶ゝ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樂得丢開手若犯出来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寃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个人講說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
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来了都說
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随携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
三間小廠所内連尤氏已請過来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兒原来平兒出去
有頼林諸家送了礼来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兒
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〻的回明鳳姐兒不过留下几様也有不収的
也有収下即刻賞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过麪方換了衣裳往園
里来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来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
設芙蓉衆人都笑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
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随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庅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们到便宜尤氏等執意
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所上歪肖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过去倒
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
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所上眼看肖命了小丫頭们鋪了一个錦褥並靠背引
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来送了東西来姨
媽吃了就賞你们吃只別離了这里出去小丫頭子们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
来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来
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
菱玉玔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
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説這

一閙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个女先兒要弾词上寿衆人都说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説給姨太〻〻鮮悶兒去罢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与薛姨媽去宝玉便说雅坐無趣須要行令才好申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那个又说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说拿了筆硯將各色全都寫了拈成閹兒偺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命拿了一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诗又天〻学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淂連忙起坐说我寫大家想了一回共淂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〻的寫了搓成閹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个出来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这是後人篡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枯了出来如何又毀如今再枯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他们行去俗们行这个说着又叫襲人枯了一个都是拇战史湘雲笑着说這令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頭喪气悶人我只劃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〻快罸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说便灌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来從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頭去可太没頭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罸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语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门斗上貼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

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ゝ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
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向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
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
对了点字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
个字両射一覆也不泛了説着便又説了一个窓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
便覆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
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门杯湘雲等不淂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剗起拳
来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剗起来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剗拳
叮ゝ噹ゝ只听淂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赢了宝玉襲人赢了平兒三人限
酒底酒面湘雲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

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果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説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説宝玉笑道誰説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兒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説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説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拆足雁叫的人九迴腸这是鴻雁来賓説的大家笑了説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説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来萬戸搗衣声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説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乱劃了一陣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

酒面酒底宝琴咲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来说这个典用的当湘雲便说道

奔騰烹湃　江间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说

的衆人都咲了说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

他说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遂揀了出

来吃脑子衆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说了湘雲便用筯子举着说道

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来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雲姑娘會鬧

心兒拿着我们取咲兒快罰一杯纔罢怎見得我们就該擦桂花油的到得

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〻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

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红了臉宝

釵忙暗〻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
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岔開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
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咲
道姐〻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説出来姐〻别惱就是姐〻的諱釵字就是
了衆人道怎庅解宝玉道他説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旧詩曾有敲断
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説道这用時事却使不淂兩个人都該罰香菱
忙道不止時事这也有出処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処不過是春聯上或有
之詩書记載並無筭不淂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説此鄉
多宝玉怎庅你到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
塵我还笑説他兩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衆人咲説这可问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吽八滿所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摇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頑他外頭自便就来谁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里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丫嬛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来請问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来查我們来了我沒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媽們別躭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说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说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娘們还不肯吃何况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罢了我們怕

有事来打听〻〻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还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〻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来兩傍丫鬟們答應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跕了一回方退了出来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热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别惹他們再来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竪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笑嘻〻的走来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櫈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别吵嚷說着都走来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櫈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

身滿頭臉不襟上皆是紅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穰〻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見愛又是笑忙上来推喚挽扶湘雲口内猶作睡語說酒令唧〻嘟〻說泉香而酒例玉盞盛来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帰却為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〻兒吃飯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来納涼避静的不覺的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嫋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閗着同人来至紅香圃中用过水又吃了兩盞釅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来給他啣在口内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菓菜与凤姐送去凤姐兒也送了几樣来宝釵等吃過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

扶欄观奥的各自取便説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观局林代玉和宝玉在簇花下唧〻噥〻不知説些什広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个媳婦進来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厛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磞頭有声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来算去總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两眼只瞅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问什広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説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园内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听見了问着他他説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広不回大奶〻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〻都往厛上姨太〻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来探春道怎広不回二奶〻平兒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説一声就是了

既這広着就攆出他去等太〻来了再回定奪説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
代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〻知意代玉便说道你家三
丫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到也一步兒不肯多是差不多的人就早
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也分
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鳳姐〻作伐子禁
別人最是心里有筭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樣纔好偺们家裡也太
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你们一筭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
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広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偺们両个人的代
玉听了轉身就往所上尋宝釵说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来手内
捧着一个小連环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両鍾新茶因问他往那去了我見

你兩个半日沒吃茶爬〻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难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向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鬥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听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偺們外頭頑去一會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罢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偺們晚上家里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〻帶了你掉

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个麪條子早纔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〻要儘力吃勾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这勞什子他们說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沒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宝玉道這个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熱騰〻碧熒〻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过来撥了一碗 飯芳官便說油膩〻誰吃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着到覺比往常之味有勝

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勾再
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这就勾了方纔麝月姐々拿了兩盤子点心给我們吃
了我再吃了这个夠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个捲
酥说这个留着给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给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
愛吃酒等着偺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々和晴雯姐々量也好也要喝只
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開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
纔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々或有不到的去処你提他襲人照顧
不过這些人来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兒怎庅様宝玉道你和
柳家的说去明兒直叫他進来罢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

这到是正緊小燕又叫兩个小丫頭進来伏侍洗手到茶自己収了家伙交与
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
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门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
做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将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
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
也該上去陪他们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
狐媚子什庅空兒跑了去吃飯兩个人怎庅就约下了也不告訴我们一声兒
襲人笑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了說约下可是没有的事情雯道既这庅
着要我们無用明兒我们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们都
去了使得你却去不淂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怵性子又不好

又沒用襲人咲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角燒个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和我拿三擻四的我煩你做个什麽把你懶的橫針不拈竪綫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竪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麽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这又是什麽原故你到底說話別不佯憨和我笑也当不了什麽大家說着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个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鬭草这一个說我有觀音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說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說我有月月紅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那个又說我有琵琶記

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
從沒听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
上下结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结花者為夫妻蕙我这枝並頭的怎庅不是
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
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
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这个
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里汗㵼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
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央告蕊官等你们來幫着我擰他这謅嘴兩个人滚
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淂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汚了他的新裙子了
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汚濕了自已

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眾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氣也都鬨笑一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々点々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絶可巧宝玉
見他们鬥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
裙因問怎庅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
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贜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
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
什庅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々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
声說怎庅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柘榴紅綾最不經染香菱道这是前兒琴姑
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们
家一日遭塌这一百件也不值什庅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

姐〻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䞕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
嘴碎饒这庅様我还听見常説你们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
呢这叫姨媽看見了又説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話却碰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
来了因笑道就是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这一様的趕着換了也
就好了过後再説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
要拖䞕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这个一模一様的他因有孝如今
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来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説不好他们倘或听見了
倒不好宝玉道这怕什庅等他们孝滿了他愛什庅难道不許你送他别的不
成你若这様还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
只不过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笑道就是这

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来纔好宝玉听了喜歡
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来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笑可惜這麼一个人沒父母連自
已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賣与了這个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
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又下此四字 来至房
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每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
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来摺好隨了宝
玉来尋着香菱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説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个
故事来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説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説着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已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已叉手向内解
下来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贜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来你

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不但給那个妹〻罢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贜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夫妻蕙与並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这菱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知道人〻說你慣會鬼〻祟〻使人肉麻的事你瞧〻你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自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自两隻泥手笑嘻〻的轉來問什么香菱只顧笑因那边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话呢香菱方相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〻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

抹頭兒去呢説旨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觧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襲人商議晚间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麽好早説给他们備辦去襲人咲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艮子他们有假的不筭共是三两二錢艮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説了已经抬了一罈好绍興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説他们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们出後是晴雯道他们沒錢难道我们是有錢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们的情就是宝玉听

了咲說你說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蠢你〻再过不去晴雯
笑道你如今也學坏了專會駕橋撥火兒說着大家都咲了宝玉說関院门罷
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这會子関了门人到疑惑越性再等一等
宝玉点頭因說我出去走〻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罷說着走至外边因
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
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罷宝玉听了不免
後悔長嘆因又問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
說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沒告訴过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
走進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時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進来大家隔窗悄視
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頭一个提着大灯籠晴雯悄咲道他們查上

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偺們好閑门了只見怡紅院凡上直的人都迺了出去
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分付别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
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咲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爺睡下
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〻〻靸了鞋便迺出来咲道我还沒
睡呢媽〻進来歇〻又叫襲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進来咲說还沒睡呢如
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咲話說不
是个讀書上学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咲宝玉忙咲道媽〻說
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〻每日進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兒因
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咲說該滇些个蒲
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咲說滇了一盃子女兒茶已经吃過兩碗了大娘也

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咲道這些時我
听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赶着這几位大姑娘們竟呌起名字来雖然在這
屋里到底是老太々太々的人还該嘴里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呌一
声使得若只管呌起来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咲话說這家子的人眼
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々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时半刻的襲人晴雯都
笑說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々沒离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呌一声
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咲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
知礼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别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々太々屋里撥過
来的便是老太々太々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這纔是受过調教
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罢我們走了宝玉还說再歇々那林之

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处去了这里晴雯等忙命関了门進来笑说这位奶〻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唠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们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说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為桌偺们把那張花梨园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兒那边去撇菓子用両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来両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说天热偺们都脱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會子还慪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寬衣凡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独怡红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与世人両樣的知子莫过母也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

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宝玉只穿着大紅棉紗小襖子下面緑綾彈墨袷褲散着
褲脚倚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个先劃
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
酡絨三色緞子鬭的水田小夾襖束着一條柳緑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
也散着褲腿頭上眉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鵞卵粗細的總辮
拖在腦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
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
說他兩个到像一双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来说且等等再劃拳
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
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團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

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因說偺們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些的才好別大呼小叫惹人听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宝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个頑意兒襲人道這个頑意兒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請了来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问宝玉道怕什庅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纔好还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庅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声二人忙命開了门分頭去请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

个去請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襲人晴雯

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籠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説夜深了代玉説身上不好他

二人再三央求説好歹給我們一点体面略坐坐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

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

紈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

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説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

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离桌遠遠的靠着靠

背因笑向宝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説人夜聚飲博今兒我們自己也

如此以後怎麽説人李紈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间如此並

無夜夜如此这到也不怕説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来里面裝着象

牙花名籤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開一看里面是五点數至宝釵〻〻便咲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庅来说着將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貫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謔道一則以優酒衆人看了都咲说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过便咲说芳官唱一枝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门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这會子狠不用你来上壽揀你極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細〻的唱了一枝

〔賞花時〕翠鳳毛翎箒叉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門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与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　若遲呵　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幾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内顛来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〻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〻〻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唉道我还不知得个什么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唉道这東西不好不該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来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瑶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红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麽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这兩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个十九点出来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
問你們的廢与兴說着便吃酒將骰过与代玉〻〻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
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一面画着一枝
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两个字改石凉两个字眾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
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話了眾
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
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〻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
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瞧人不見遞与芳官端起来便

一揚脖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
个九点数去該麝月〻〻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
着韶華勝極四字那边寫着一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庅講宝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
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擲个十九点該香菱〻〻便
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聨春繞瑞那面寫着一旧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〻
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庅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着一枝芙蓉題着凡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眾人笑說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着襲人〻〻他伸手內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诗寫着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眾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〻笑来香菱晴雯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因相探春笑〻道命中該着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个

什庅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時原来是薛姨媽打發人来了接代玉的衆人曰问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着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関了门大家後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用大鐘斟了几鐘用盤攢了各樣菓菜与地下的老嫗嫗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

衆人听了納罕方収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両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淂便睡在襲人身上好姐〻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儘力灌起来小燕四兒也圖不淂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乱歇一歇罷自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淂輕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惻由他睡了自已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黒甜一覔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睁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説可遅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連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遅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發怔柔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棟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説我怎么吃

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臉上抹些黑墨说着了
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咲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咲道罢〻〻今
兒可别鬧了再鬧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么不过纔〻两次罢了偺们也筭
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咲道原要
这樣纔有趣必至興尽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
記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兒笑道姐〻忘了連姐〻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
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咲个不住忽見平兒咲嘻〻的走来说
親自来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
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里做什么来襲人便说告訴不得
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〻太〻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頑

一罈酒我们都鼓搗光了一个〻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
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
还说着给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來请你的等着罷平兒笑问道
他是誰〻是他晴雯听了赶着笑打说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
这會子有事不和你说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
门來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
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说道你们这随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
问又怎庅了谁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庅一定又是那位的樣
子忘记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玉看時原
來是一張粉箋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

了起来（帖文亦蹈俗套之卧）忙问這是誰接了来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这般不知當是那个要緊的人来的帖子忙一齊问昨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進来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个媽媽送来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纸来當時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肖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捉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问宝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问代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来尋代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吒意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

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当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々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来有本而来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难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々真是天緣巧合求姐々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故誕詭僻了從未見拜帖上下别號的這可是俗語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庅道理宝玉听说忙笑道姐

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笑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曰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庅字樣總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听了宝玉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鉄门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称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讚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鉄檻之外了故你

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説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一説姐〻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菴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门縫兒投進去便回来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来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来當中分大頂又説冬天作大貂鼠卧兎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説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説既如此你出门也帶我出去有人问只説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説你是無才的 用芳官一

罵趣

有偺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说我打聯垂
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
人等多有跟従外国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
番名叫作耶律雄奴〻〻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这两種人
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晋唐諸朝深受其害幸溽偺們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〻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
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
遠来降我們正該作戯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様着你該去操習
弓馬学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
鼓唇揺舌的自已開心作戯却说是称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

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
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貫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賜為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
他也最喜武扮的每〻自己束鑾帶穿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
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好便
于面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
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兩个
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
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

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本色之語何必塗硃
抹粉本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
中人也有唤他作阿荳的也有唤他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说琴童
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换作荳童因飯後平兒还席
說紅香圃太热便在榆蔭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
代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
來的今既入了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谓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们说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
丫嬛们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
把佩鳳偕鸞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问是什麽话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又叫

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〻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温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温都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当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厛相見這里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宝玉便說

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説罷了别替我們鬧乱子到是叫野驢子来送〃使得寳玉忙咲説好姐〃們别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偺兒又説笑軟了怎麽打呢吊下来栽出你的黄子来佩鳳便赶着他打正頑笑不絶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張〃跑来説老爺賓天了衆人听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説好〃的並無疾病怎麽就沒了家下人説老爺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満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已的男子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餙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来等大爺来家審问一面忙〃坐車帶了頼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来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虚誕更至參星礼斗守更申服靈砂等妄作

虛爲过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生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
烧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说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烧脹而歿衆道士慌的
回说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坏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
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
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来發放且命人去飛
馬報信一面看視这里窄狭不能停放横竖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
轎抬至鉄檻寺来停放掐指筭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今
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
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
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来李紈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得外頭

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
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這繼母只得將兩个
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
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礼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
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
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
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殁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
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賜
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门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尽喪礼畢
扶柩回籍外自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旨一下

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𤨏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来看見賈珍一齊滚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賈𤨏回說嫂子恐哥〻和侄兒来了老太〻路上無人叫我們兩个来護送老太〻的賈珍听了讃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𤨏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当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娘来了便和賈珍一咲賈珍忙說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声大哭從大门外便跪爬進来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礼換了㓙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

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些〻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将思旨
備述与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
声兒先騎馬飛来至家忙命前所收棹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
蓬牌樓等事又忙着進来看外祖母兩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
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们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〻的望
他二姨娘笑説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
小子我过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统都沒了还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説着順手
拿起一个熨斗来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滚到懷里告饒尤三姐便上来
撕嘴又説等姐〻来家咱们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个又笑了

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个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〻了回來告訴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偺們饒他兩个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閙知道的說是頑（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者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偏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裡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咬舌說偺們這边乱賬賈蓉笑道各门另户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說髒唐臭漢何况偺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来連那边大老爷這庅利害璉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浄呢鳳姑娘那樣剛强瑞叔还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

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老
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
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人点頭道我的兒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
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几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赶到的先打發我瞧
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
便悄悄咬牙含笑罵狠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
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个又有根基
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几年總沒揀得
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个尤老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丟了活
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丫頭們都說天老爺有眼仔細

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竒児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唉嘻ゝ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

衆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挣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嗰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

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
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
神遣將的符咒也没有這麽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
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
官進入屋内看時只見西邉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
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輪[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赶芳官將懷
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
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見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
呢晴雯道襲人麽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没進去
不知他作什麽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

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絳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麽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没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麽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麽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不講究這個

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亦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凉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这些瓜菓何用不用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來甚麼來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菓來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

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取禮記春秋荐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傷他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

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二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噯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淨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撤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

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已早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

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麽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
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閑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
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
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
未見上面是何面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
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
可欣可羨可悲可歎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
感慨可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
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
有什麽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

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在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劒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筭不得好詩卽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已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携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更五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有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

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懷内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

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
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了
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
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
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
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
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
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
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
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遂記

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巳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

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禄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禄忙上前請了安賈璉問便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若莫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到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好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閑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做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

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娘老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麽不依的再他也知道俗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麽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麽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

然後在偺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遭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彀說成了我買兩個

絶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寗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别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别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倒難辨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寗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

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麽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玉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

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看粧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來走賈璉目送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箸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俗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

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帮助如今姑家爺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麽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麽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

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

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兒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他見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後往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

濟比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内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弔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况且這多姑娘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粮庄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五回

###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〻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内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称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〻赶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擡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过天地焚了紙馬那老尤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凤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〻称之自己也称奶〻竟將凤姐一筆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伴凤姐輩曰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見或有事商议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愛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讨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尽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〻的供给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飯若賈璉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撇了与二姐收着又將凤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個人到也过起日子来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这日賈珍在鉄檻寺完佛事晚间回家時因与他姊妹久别竟要去探望〻〻先

命小厮去打听賈璉在与不在小厮回来説不在賈珍歡喜将左右一槩先遣回去只留两個心腹小童牵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悄悄入去两個小厮将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来屋内纔点灯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説了一回閒話賈珍回笑説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过了打着灯爖還没処尋过日你姐姐還備了禮来瞧你们呢説話之间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関起门来都是一個人原無避悔那鮑二来請安賈珍便説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処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庅你璉二爺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们弟兄不比别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脑袋了賈珍点頭説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処吃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边走〻来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小丫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两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庅勾當跟的两個小厮都在廚下和鮑二〻爺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两個丫頭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来了一時叫起来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黄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横竪洒不着你頭上来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已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随且吃勾了便去睡覺这里鮑二家的陪着这些丫嬛小厮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

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门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门看時見是賈
璉下馬问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ゝ告他說大爺在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
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
赸ゝ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狼乏了
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捧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
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
一個过来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
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来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
他来了也都會意故咲道你这會子来的巧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恐怕犯
夜往这里来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

月銀的交給了奶〻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
鍾隆兒纔坐下端起杯来忽听馬棚内鬧將起来原来二馬同槽不能相容
互相蹶踶起来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来喝馬好容易喝住另
拴好了方進来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罢茶也現成
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门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楞子
眼了隆兒壽兒関了门回頭見喜兒直挺〻的仰卧炕上二人便
推他說好兄弟起来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
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〻道〻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緊的人我痛把你媽一肏
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鬧心下便不
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発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门寬衣

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来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雖標致却無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觧尤二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兩个月夫妻日子雖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將来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看来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是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窓內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爷

在这里兄弟来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偺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来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絶後再不敢到此處来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麽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賈珍咲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〻必要吃干这鍾說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咲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塲好歹别戳破这層紙兒你别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花了几个臭錢你們哥兒倆拿着我們姐兒兩個權当粉頭来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

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ゝ拐了来做二房偷着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ゝ那鳳
奶ゝ去看他是几個腦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潑婦拚了这命也不算
是尤三姑奶ゝ喝酒怕什麽咱們就喝説着自己綽起壺来斟了一杯自己
先喝了半杯摟过賈璉的脖子来就灌説我和你哥ゝ已经吃过了咱們来親
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無耻老辣弟兄兩个
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这閨女一夕话説住尤三姐
一叠又叫將姐ゝ請来要樂咱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语説便宜不过当家他們
是弟兄咱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
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这種為人与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来這尤三姐鬆々挽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对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斯文两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燭之下或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独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式了一式他弟兄两个竟全然無一点别識别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已高談濶論縱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咲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已関門睡去了自此後我略有了环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

声勵言痛罵說他爺兒三个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
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裡也
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
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
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
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个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
一个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咱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
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趂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准折
到那時白落个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罷了那尤三
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良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鵝又宰肥

鴨或不趁心連倅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
房内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到还知疼着癢若論起温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过但已往失了脚有了一
个淫字憑有甚好処也不算了偏这賈璉又説誰人無錯知过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喜便知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还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賈璉説你和
珍大哥商議〻〻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
出事來怎么処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説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緊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劝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母親上生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醍醐貫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过三巡不用姐姐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姐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礼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尽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処我也要自尋歸结去方是正礼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

進不去也白过了一吉賈璉笑道這也容易凭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綵礼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〻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不錯）不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奇不知何為）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及有理）中人听了都诧意除去他还有那一個（余亦如此想）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〻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典兒走来請賈璉說老爷那边緊等着叫爷呢小的荅應往旧老爷那边去了小的連忙来請賈璉又忙问昨日家里沒人问典兒道小

的回奶〻说爷在家廟里同珍大爷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随去了留下與兒答應人来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與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说話兒問他家里奶〻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〻多大年紀太〻多大年紀姑娘几個各樣家常等语與兒笑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荣府之事備细告訴他母女又说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我们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这八个人有几个是奶〻的心腹有几个是爷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〻就敢惹提起我们奶〻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们二爷也笑是个好的那里見得他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〻个好事小的们凡有了不是奶〻是容不过的只求〻他去就完了

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〻太〻兩个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
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〻太〻兩个人喜欢他說一
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〻太〻
說他會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
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来
他还在傍边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緊婆〻大太〻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
处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到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〻在頭
里早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着他这等說他將来你又不知怎么說我
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〻要这樣說小的不怕
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〻時若得了奶〻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

猴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这几个人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〻
聖德憐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爺要出来情愿来答應奶〻呢尤二姐咲道猴兒
命的还不起来呢说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来你们作什庅来我还要找了你
奶〻去呢興兒連忙摇手说奶〻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〻一輩子别見他才
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頭一臉咲脚下使伴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
占全了只怕三姨的这張嘴还说他不过奶〻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
对手尤氏咲道我只以理待他〻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说
奶〻使有理讓他看見奶〻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
是醋礶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们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爺打个爛
羊頭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約一年二年之間两个有一次到一処他还要口

里据十个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闹一陣说又不是我自己尋来的你又浪着劝我〻原不依你反说我反了这会子又这様他一般的也罢了到央告平姑娘尤二姐咲道可是扯谎这様一个夜叉怎庅反怕屋的人呢興兒道这就是俗語说的天下挑不过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过来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収了屋里一則显他贤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们家的規矩凡爺们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二爺原有两个誰知他来了没半年都尋出不是来都打發出去了别人虽不好说自己臉上过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里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緊人從不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窝夫的到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纔容下了尤

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听見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婦奶〻和几位姑娘他这様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與兒拍手笑道原来奶〻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们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〻们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们交給他看書寫字学針線学道理这是他的責任除此问事不知説事不管只應这一向他病了事多这大奶〻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们大姑娘不用説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與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剌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〻養的老鴰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爷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〻命太〻

抱过来養这広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〻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筭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双一個是我们姑太〻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広代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広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樣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〻的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〻的女兒姓薛叫什広宝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見了他们两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们大家規矩雖然你们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们原該遠〻藏開興兒摇手道不是〻〻那正緊大礼自然遠〻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已不敢出氣是生怕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代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話説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这混話越發沒了綑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又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边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拍案叫絕此処方問是何文情）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来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这麼大独他沒有上过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牕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〻的宝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〻顛〻的説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

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内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过學到难為他認得几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欢時沒上沒下大家乱頑一陣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过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难纏（情语情文至語）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原来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〻信他胡説偺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里頭慣了的若説糊塗那些兒糊塗姐〻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来遶棺偺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欓着人〻説他不知礼又沒眼色过後他沒悄

悄的告訴偺們說姐〻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贜恐怕氣味薰了姐〻們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或吃贜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听說笑道依你說你兩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興兒咲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〻將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〻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来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請老奶〻早和二姨定了

那事明日爺来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
早睡盤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說既有
正事何必忙〻又來千萬別為我悮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〻的又出
来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个月工夫纔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
放心前去这里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從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
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问是誰尤二姐笑道
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纔来也难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这人一年不
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頭当
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问到底是誰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
道說来话長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媽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壽

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千奇百怪之文何至于此他看上了
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
不曾賈璉听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庅樣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
知道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無情無義
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
一向後来听見有人說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倘
或不来他萍踪浪跡知道几年纔来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这三丫
頭說的出来幹的出来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
来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两樣人說什庅是什庅若有了姓柳
的来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

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这
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
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与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
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
說未来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
往二姐這边来住兩夜從这里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换了一個人又見
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记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
住渴飲飢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頂頭来了一羣馱子内中一影主僕
十来騎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来了賈璉
深為奇怪（余亦為怪）忙伸馬近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别後寒温大家便

入一酒店歇下叙談了〻〻賈璉因笑說鬧过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
知柳兄踪跡全無怎庅你兩個今日到在一処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这樣
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
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边来了方
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还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
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
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〻〻我先進京去安
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过起来賈璉听
了道原来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
门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

了出来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為薛蟠且不可告訴家里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說早該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这等这门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雖不得許多了任凭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凭等柳兄一見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听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过姑母不过月中就進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不悞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带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

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过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說弟無别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夗央劍乃吾家傳代
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
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别起程正是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
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还来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
二姐处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门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関
門閤户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釘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
只安分守己隨分过活雖是夜晚间孤衾独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丢了衆人
只念柳湘蓮早早回来完了終身大事这日賈璉進门見了这般景況喜

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将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説了出来又将夗央劍取出遞与三姐〻〻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宝晶熒将靶一掣裡面却是両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一夗字一把上面鏨一央字冷颼〻明亮〻如両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収了掛在自已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両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完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将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将这事丢过不在心上任凴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独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両銀子賈璉拿来交与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内湘蓮方進了京先来拝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医調治听見湘蓮来了請入

卧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旧事只感救恩母子們十分称謝又説起親事一
接風一應東西皆已妥当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尽次日又来見宝玉二
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问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宝玉咲道我听見茗烟一
干人説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説連二哥〻着実问你不
知有何话说湘蓮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宝玉〻〻笑道大喜〻〻难
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絶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
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関切不至此路
工夫忙〻的就那樣再三要来定难到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已疑惑
起來後悔不該留下这劍作定所以後来想起你来可以細〻问個抵歴纔好
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説只要一個绝

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庅不知真〻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東府里除了那两个石頭獅子干净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極奇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宝玉听说红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謂一人不曾放过）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咲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甚庅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找薛蟠一则他現卧病二则又浮燥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逕来找賈

璉賈璉正在新房中間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讓到内室与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賈璉听了叱意吃茶之间湘蓮便説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于四月间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听了便不自在还説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还要斟酌湘蓮笑道虽如此説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断不敢從命賈璉还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説請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見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已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説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处自已豈不無趣一听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来将一股雌鋒隱

在肘後出来便说你們不必出去再議还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
鞘送与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红滿地玉山傾倒再难
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
哭一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賈
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
反竟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罢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
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这等剛烈夫妻可敬可敬湘蓮反
扶尸大哭一塲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塲方告辞而去出門無
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这樣標致又这等剛烈自悔不
及正走之间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

房之中十分齊整忽听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肴死央劍一手捧
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
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
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
住问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恥情而覺
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竟似夢非夢
睁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边坐有一個跏腿道士
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问此係何方師仙名法号道士笑道連我也不
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覺冷
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

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厮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

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說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贊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麽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麽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麽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单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

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的臨時丢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棹酒給他們道道乏纔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

外面小厮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說這是爺爷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麽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厮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

三

因問到底是什麽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
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細緞綾錦洋
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
母女看時二人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
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
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
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
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
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
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

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題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单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弱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麽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要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内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

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鵑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鋪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

怎麽没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麽要他做什麽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没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

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輛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
他黛玉只得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
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
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
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
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
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
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
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
眞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道爺去
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

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髣髣髴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

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眾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麽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

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

蠍蠍

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周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

個又算了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咭咭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已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已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

九

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
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
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
起來却是為寶姑娘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
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
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話說了一
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
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
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寔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
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上身不
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

九

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瘢流星的掉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

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

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偺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
辦呌他多〻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
遭榻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總管上那裡知道這個
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
姑娘摘一個嚐〻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
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
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很
喜歡我纔敢這麽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
這也沒有什麽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
麽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
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

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記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大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

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面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麽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聽見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

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

内中深情底理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
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一疊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
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
興兒那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
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連聲答應幾個是磕
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
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
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
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
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㝛
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着兒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

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會一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謊鳳姐道快説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説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説把二姨奶奶説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説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麽不説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麽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説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麽就弄眞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説

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偺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蛋子頭裡他還說他不

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指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

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沒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後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

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麽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　武裕菴補抄

脂硯齋重評石頭记卷之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观園　酸鳳姐大閙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節度巡边在外約一个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処等候及至回来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两个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筭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来便傳各色匠役収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已正室一様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庙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豊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盖一逕前来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鮑二家的开了興兒咲說快回二奶〻去大奶〻来了鮑二家的听了

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驚但已来了只得以
礼相見於是忙整衣来迎了出来至门前鳳姐方下車進来尤二姐一看只見
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弯柳葉高吊兩
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
纔入院来尤二姐陪咲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 不曾遠接望恕
傖促之罪说着便扶了下来风姐忙陪咲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
姐命丫环拿褥子来便行礼说奴家年輕一從到了这裡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
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
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说着便行下礼去风姐兒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说
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憂此皆

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令娶姐〻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对奴説奴亦曾劝二爺早行此礼已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説知使奴有寃难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説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还求姐〻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処彼此合心諫劝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〻在外奴在内虽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観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〻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〻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実有不好之処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况賈

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〻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〻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処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〻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〻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〻梳頭洗臉只求姐〻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〻〻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嗚〻咽〻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座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

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凤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〻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个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認為知已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边稱揚凤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〻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〻去只是這里怎樣凤姐兒道這有何难姐〻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〻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〻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〻料理我也

来的日子浅也不曾當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籠拿進去
罢我也没有什么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
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带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
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们家的規矩大这事老太太一槩不知倘或知二爷
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園子極大
姊妹们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两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们皆是預
先说明的如今不去大门只奔後门而来下了車赶散衆人凤姐便带尤氏進
了大觀園的後门来到李纨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
知道了今忽見凤姐带了進来引動多人来看问尤二姐一一見过衆人

見他標致和悦無不称揚风姐一〻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若
老太〻太〻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嬛都素懼风姐的又係賈璉國
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関係非常都不管这事风姐悄〻的求李紈收養幾
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过去的李紈見风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
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风姐又変法將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
的一个丫頭送他使喚暗〻分付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
一槩和你們筭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〻的納罕說看他如何
這等賢恵起来了那尤二姐得了這个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〻相好倒也安
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
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〻拿些来善姐便道二奶〻你怎么不

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〻天〻承应了老太〻又要承应这边太〻那边太〻
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万男女天〻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
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〻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
客禮家裡又有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个手一个
心一个口裡調度那里為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劝你能省些兒罷僧們又不
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賢良人纔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
听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
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〻的連飯他怕
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过兩次他
反先乱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咲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凤

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悦色滿嘴裡姐〻不离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処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〻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〻告訴我一个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尽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〻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与旺兒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爷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

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癩狗扶不上墻的種子你細細的说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没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閙大家没臉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说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詞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往過付一应調唆二爷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来对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说你老去罷别閙了于是来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与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說道這是小的尽知

小的主人寔有此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扯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

老爺再問張華 磞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

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 便說出

賈蓉來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

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 他托察院只虛張声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

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艮

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

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

此事且都收下只得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

說有人告你們如此〻〻這般〻〻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〻〻說我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〻來了賈珍听了這个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风姐進來了說好大哥〻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风姐拉了他就進来賈珍還咲說好生伺候你姑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别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見风姐氣色不善忙咲說什庅事情這等忙风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絶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說明成个体統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了来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个沒脚蟹連官場

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 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〻来了你家幹錯了什広 不是你
這等害我或是老太〻太〻有了話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 如今
偺們兩个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来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个
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
在地下磞頭只求姑娘嬸〻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
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这些沒臉
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
来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 有声說嬸〻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已
打嬸〻別生氣說着自已奉手左右開弓自已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已問着自
已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已後还单听叔〻的話不听嬸〻

的話了衆人又是劝又要咲又不敢咲鳳姐兒滚列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声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皆省偺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偺們只過去見了老太々太々和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是你妹々我也親身接了来家生怕老太々太々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三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里赶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々知道了原說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已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々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々的五百兩銀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鎖在那裡說了又哭々了又罵後来放声又哭起祖宗爹

媽来又要尋死撞頭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
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听說哭
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对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难到有茄子塞着不
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庅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这会子平安
不了怎得经官動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壮不如裡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們怎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沒才幹又沒
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芦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捴是他們也不
怕你也不听你說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樣你不信問〻跟的人
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們听叫我怎庅樣呢怨不得妹〻生氣我只好听着罢
了衆姬妾丫嬛媳婦已是烏鴉鴉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〻最聖明的雖是我

们奶〻的不是奶〻也作踐的勾了当着奴才们奶〻们素日何等的好来如
今还求奶〻給番臉說着捧上茶来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
賈蓉出去請大哥〻来我对面问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这个礼我
竟不知道我问〻也好奔着日後教道这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道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〻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
今我父親正要出殡嬸〻若鬧了起来兒子也是个死只求嬸〻責罰兒子兒
子謹領这官司还求嬸〻料理兒子竟不能幹这大事嬸〻是何等樣人豈不
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
兒狗兒一般嬸〻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还要嬸〻費心費
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嬸〻有这个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

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来与尤氏反陪礼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听見有人告訴了把我諕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々說了先把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々放心横豎一点兒連累不着叔々嬸々方纔說用过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嬸々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々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々太々們跟前嬸々还要週全方便別提这些話方好鳳姐兒又冷咲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这会子反哄有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个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

比嫂子更怕絶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听見這話連夜喜欢
的連覔也睡不成赶着傳人収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
見識他們到說奶〻太〻好性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〻太〻看是怎
樣再収拾房子去接也不遅我听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誰知偏不
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里又跑出个張華来告了一状我听見了嚇的兩夜
没合眼兒又不敢声張只得求人去打听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胆打听了
兩日誰知是个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咲了說他告什麽到是小子們
說原是二奶〻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个死現在有這个
理他抓着搃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还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
爺作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

層罪俗語说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滿礼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便是个韓信張良听了这話也把智谋唬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谁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来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来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说完都说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过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時再給他些个銀子就完鳳姐兒咲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这些事出来原来你竟糊塗若你说得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

一日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叨登起来这事咱们虽不怕也终担心攔不住他説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终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説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这事还得我了纔好如今找竟去問張華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説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来仍嫁他去若説要錢我们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虽如此説我断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蓉深知鳳姐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説怎依鳳姐兒欢喜了又説外頭好処了家裡终久怎麼樣你也同我过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这本事誰叫你幹这事了这会子这个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

出个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〻还是一片痴心说不得讓
我應起来如今你們只别露面我只顧了你妹〻去与老太〻太〻們磕頭只说
原係你妹〻我看上了狠好正曰我不大生長原说買两个人放在屋里的今
既見你妹〻狠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
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艱难不能度日若等一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寔是难等
得我的主意接了進来已经廂房收拾了出来暫且住着等滿了服每圖房仗
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〻可使
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说到底是嬸〻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
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丫環們伏侍鳳姐梳粧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
酒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与尤二姐又说我怎

庅操心　打听又怎庅設法子湏得如此〻〻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開
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説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来的少不得也過来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説你只别説話等我去説尤氏道這个自然但一有了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説着大家先来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説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个標致小媳婦進来忙覷着眼看説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到細〻的看〻好不好説着忙拉二姐説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説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了太〻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〻

又從新故意的问過垂頭跕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㕭问你姓什庅
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㕭説老祖宗且别问只説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
眼鏡命鴛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兒㕭自只淂
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来我瞧瞧鴛央又揭起裙子来
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㕭説道更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听説㕭
着忙跪下将尤氏那邊所编之話一五一十细細的説了一遍少不淂老祖宗
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听了道這有什庅不是既你這樣
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淂房鳳姐听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个女
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説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
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

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賠送外还給他銀子安家这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来又見賈蓉打發了人来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赶出来慶兒在外替張華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

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
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
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庅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
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
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
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
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
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
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〻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
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〻〻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

人去找賈蓉〻〻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
〻遣人去説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
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个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広好人
尋不出来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到是好主意和
父親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
打听得真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説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
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
賈璉回来再花几个銭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
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将此事告訴了别人或日
後再尋出这由頭来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将刀靶付與外

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来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説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筭記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昨兒領命出来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関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訴鳳姐只、説張華因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听了不信説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過不完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还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的封項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问起原故老頭子細説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

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个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听了忙命兩个媳婦坐車在那边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声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与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〻的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内荅應也說些大理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

懷别意無人処只和尤二姐說妹〻的声名狠不好听連老太〻太〻們都知
道了說妹〻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沒人要的了你揀
了来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这話氣个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来这
日久天長这些个奴才們跟前怎么說嘴我反弄了个魚頭来拆說了兩遍自
已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
相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
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娼婦也来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樂尤二
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
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过自拿了錢出来弄菜
与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内另做了湯水与他吃也無

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凤姐說奶〻的名声主是平兒美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凤姐听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难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来了到还都悯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凤姐賢良也便不畱心況素習已来因賈赦姬妾丫嬛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爷年邁昏憒貪多嚼不爛没的畱下這些人作什麽因此除了幾個知礼有耻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么兒们嘲戲的甚至于與賈璉眉来眼去相偷期的

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未來过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〻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〻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还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話越發惱了天〻大口亂罵說奶〻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来奶〻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〻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凤姐兒在屋里只粧不敢出声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〻的

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
等說嵩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
一心一計的过賈母听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鳳丫頭到好意
待他他到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个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
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虧了
平兒時常背自风姐看他这般與他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雪
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这般磨折不過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
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黄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宝劍
前來說姐姐你一生為人心痴意軟終吃了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
賢良内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

来时亦不容他这樣此亦係理数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
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〻的丧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
泣道妹〻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当然何必又生殺戮之
寃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咲道姐〻你終是个癡人
自古天網恢〻踈而不漏天道好还你雖悔过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
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無怨
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来看时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
这病便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
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这命就不保何况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请明

人来醫治於你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回来好討賞封的小厮们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進来胗脉看了説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説巳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听了復又命老婆子们請出手来再看々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内伸出手来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説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水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々将金面略露々醫生觀々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将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来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时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结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来调服下去只々

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捲包逃走这里太醫便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们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見这様没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礼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与秋桐在一処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罵平兒不

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〻这樣都因偺们無福或犯了什庅冲的他这樣因又呌人出去筭命打卦偏筭命的回来又说係屬兎的陰人冲犯大家筭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说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見如此说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说你暫且别處去躲几個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庅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什庅人不見偏来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臉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们那个绵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〻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个到还是一点摻雜没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咲又不敢咲

可巧邢夫人過来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〻要攆我回去我沒
了安身之処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听說慌的数落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
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頭来的攆他連老子都沒
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
他窗户根底下大哭大罵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
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过来瞧他又悄〻劝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
尤二姐拉他哭道姐〻我從到了這里多虧姐〻照應為我姐〻也不知受了多
少閑氣我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報姐〻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
好等来生罢平兒也不禁滴泪說道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
瞞他的話既听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

道姐々这話錯了若姐々便不告訴他々豈有打听不出來的不過是姐々説的在先况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个体統与姐々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还干净常听見人説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拃挣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脖方嚥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淌下了当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环媳婦们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説了頭们你们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々々他雖好性兒你们也該拿出个樣兒來別太

过迁了墻倒衆人推了妳听了急推房门進来看时却穿帶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
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来平兒進来看了不禁大哭衆人虽素習懼怕鳳姐
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与
鳳姐看見当下合宅皆知賈璉進来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
妹妹你怎庅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来哭了一塲劝住賈璉賈璉
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
了梨香院的门収拾出正房来停靈賈璉嫌後门出靈不像便对着梨香院
的正墻上通街現開了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安壇塲做佛事用軟榻鋪了
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蓋了八个小厮和九个媳婦圍隨
從内子墻一帶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单一看只見这尤

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〻你死的不明都
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来勸叔〻嘆着些兒我这个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
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〻跌脚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来我替你报仇
天文生回說奶〻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
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断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
多停等到外頭还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
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場衆族中人也都来了賈璉忙進去找鳳
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〻太〻說我病着
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觀園中来遶過群山至北界墻
根下往外听隐〻綽〻听了一半言語回来又回賈母說如此这般賈母通

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也認真了開喪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咲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正説着丫嬛来請鳳姐説二爺等着奶々拿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问他什麽銀子家里近来艱難你还不知道偺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鷄兒吃了过年粮昨兒我把两个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銀子你要就拿去説着命平兒拿了出来递与賈璉指着賈母有话又去了恨的賈璉没话可説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自己用个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丫嬛来拿便自己提着来烧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咲忙将二

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来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与他説你只別作声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这里来点眼賈璉听説便説你既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与平兒説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収着作个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収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走来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抬了一幅好板進来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日穿孝守靈晚来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二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嘗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单子来共有八个二十五歲的单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来问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

向未和宝玉说话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个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嬛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来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出来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間房內咭咭呱呱笑声不斷襲人因笑説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个人按住溫都里那隔肢呢宝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着葱綠苑紬小襖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
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
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乱蹬笑的喘不過氣来宝玉忙上笑說兩个大的欺負
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々々觸癢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宝
玉對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
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了碧月来說昨兒晚上奶々在這里把塊
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說有々々我在地下拾了起来不知是那一位
的才洗了出来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到是这里熱閙大
清早起就咭々呱々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們那里人也不少怎麽不頑碧月
道我們奶々不頑把兩个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

〻前頭去了更寂寞了两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单正说着只見湘雲又打发了翠縷来说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诗宝玉聽了忙问那里的好詩翠縷咲道姑娘们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听了忙梳洗了出来果見黛玉宝钗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诗看見他来時都咲说这會子還不起来偺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来倸好湘雲咲道一起诗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况这首桃花诗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起時是没有名 此是先有名）宝玉听着点頭说狠好且忙着要诗看衆人都又说偺们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说着一齊起来都往

稻香村来宝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写有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内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内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楼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来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稱讃却滚下淚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来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已擦了因问你们怎庅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宝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声调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宝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錠兩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语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曽经離喪作此哀音衆人听说都笑了已至稲香村

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
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
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来桃花
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来
了姑娘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来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
又陪入園中来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
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
了禮服各處去行礼代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
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
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

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禀拆開念與賈母听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听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之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过门凤姐兒又忙自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凤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閒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代玉宝釵四人同凤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妝飾了起来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机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省宝玉屈指筭一筭說还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咲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共算數了一数總有五六十篇这三四年的工夫雖道只有这几
張字不成依我説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収了起来天天快臨几張字補
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过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寔
在塘塞不去便説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總好説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
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来問宝玉
方去請問便説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来再作別的因此出
来遲了賈母听了便十分歡喜就分付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
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説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説明王夫人便説臨陣
磨鎗也中用有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預不了的这一赶又赶出病来
終罢宝玉回説不妨事这里賈母也説怕急出病来探春宝釵等都咲説老

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过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爷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听说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宝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与宝玉〻〻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来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〻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来道謝肖史湘雲宝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温理

過几遍正是天〻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遢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筭去至冬〻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書字又擱过一边乃是照旧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来　空使鵑啼燕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〻〻看畢咲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咲道偺們这几社總没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改个様兒豈不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说着一面分付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

人分頭去請衆人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个調来冩了綰在壁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称賞了一回宝玉咲道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于是大家拈鬮宝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宝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 重建故又冩香 大家思索起来一時黛玉有了冩完接着宝琴宝釵却有了他三人冩完互相看時宝釵便咲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咲道噯呀今兒这香怎麽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宝玉可有了宝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已嫌不好又却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等咲道这筭輸了蕉了頭的半首且冩出来探春听説忙冩了出来衆人看時 却是先看没作完的總是又变

一格
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〻縷 徒垂絡〻絲 也难绾繫也难羈 一任東西南北
各分离

李纨笑道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没了情愿认負〔輸〕不肯勉強塞責將
筆擱下来瞧这半首見没完時反到動了與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你〔休〕惜 飛来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縱〔縱〕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众人笑道 正緊〔經〕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说自看黛玉
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残燕子楼 一團〻逐对〔隊〕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说凮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与東凮春不管　凴尔去　忍淹留
众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说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点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凮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离人恨重
众人都笑说到底是他的声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笑道終不免过于
丧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
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来未必合你們的意思众人笑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勻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乱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你（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絶都说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这首為尊纏綿悲戚讓瀟湘
妃子情故嫵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们自
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庅罰李纨道不要忙这定要重重罰他下次
為例一語未了只听窓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窓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一
跳了环们出去瞧時簾外了环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了环

笑道好一个齐整凤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認得这凤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様的凤筝单他有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道紫鹃也學小氣了你们一般的也有这会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谁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晦氣紫鹃听了敢命小丫頭们将这凤筝送出与園门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好与他们去的这里小丫頭们听見放凤筝爬不得一声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凤筝来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頭们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咲道你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〻的那一个軟翅子大凰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咲道你去把你們的拿来也放〻翠墨嘆嘻
〻的果然他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家去説把昨兒賴
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来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兒
放走了寶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兒呢探春咲道横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玉
道也罷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罷丫頭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篗
子来説道襲姑娘説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
这一个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便命叫放
起来此時探春的也成了来翠墨帶着几个小丫頭子們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
起来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来宝釵也高興也取了一个来却
是一連七个大鴈的都放起来了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宝玉説丫頭們不会

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头上出汗众人又笑宝玉
笔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顿脚跺个稀烂代玉笑道那
是人打了顶线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风筝
们又都拿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送饭的来顽了
姑娘来放罢代玉听说用手帕垫着手顿了
子来随着风筝的势将篗子一松只听一阵豁剌
众人来放众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请罢代
是不忍李纨道放风筝图的是这一乐所以又说放
放些把你这病根儿都带了去就好了紫鹃笑道我们姑娘越

不放几个子令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只接过一把西洋小良剪子来齐籰子根下寸
了那風

# 附錄

爲了使讀者了解已卯本上陶洙鈔補上去的文字（正文及批語）的情况，特選開頭陶洙鈔補上去的四頁及現存己卯本之第一頁，己卯本第三回之第一頁，第五回之第一頁作爲附錄，照原色影印，以供參攷。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 凡例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〻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来上面即鏨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也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来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〻及至紅樓夢一回中亦

「這石凡心已熾那裡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携你去受享〻〻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石道自然〻〻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卻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一助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

煅煉過尚與人踮脚不學者又當如何

妙 佛法亦須償還况世人之償乎

近之賴債者來肴此句所謂游戲筆墨也

明點幻字好

以上照甲戌鈔錄三頁 丰神迥別 多四百餘字 墨筆即是

庚辰本与此本 原本均有凡例 特鈔手不鈔耳 同正文注中即知矣

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傅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復不少予亦於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註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謬誤

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悅（轉得更好）檢讀只願你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以為何如（余代空空道人答曰不獨破愁醒盹且有大益）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亦斷不可少）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要緊句）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要緊句）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要緊句）方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峯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

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

甲午八月淚筆

甄 真日假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名費 廢

字士隱 託言將真事隱去也 嫡妻封氏

風因風俗來

從頭至尾鈔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烟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弊了去方是巨眼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此是第一首標題詩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以石上所記之文）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妙極是石頭口氣惜米顛不遇此石）這閶門外有個（開口先云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伏筆）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世路寬平者甚少亦鑿）人皆呼作葫蘆廟（糊塗也故假語從此具焉）廟傍住着一家鄉宦（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章法）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原不凡）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本地推為望族寧榮則天下推為望族敘事有層落）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自是羲皇上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矣）每日

作甄運下圖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此今採來壓卷其後可知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以頑石草木為偶實歷盡風月波瀾嘗遍情緣滋味至無可如何始

寫香菱根基原與正十二釵無異

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所謂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蓮（設云應憐也）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熱日無多）士隱于書房閒坐至倦時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是方從青埂峯袖石而來也接得無痕）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人世趂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也）有絳珠草一株（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時有赤瑕（點紅字玉字二）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体終日遊於離恨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旧職（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林代玉抛父進京都（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二字觸目悽涼之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叅革的號張如圭者（蓋言如鬼如蜮也）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尋情找（非正文正旨）門路忽遇見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支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

不叙宝钗，仍叙黛玉，盖前回只不过欲出宝钗，非实写之文耳。此回若仍续写，则将二玉高搁矣，故急转笔仍归至代玉，使荣府正文方不至于冷落也。今写代玉神妙之至，何也？因写代玉实是写宝钗，非真有意去写代玉，几乎又被作者瞒过。○此处如此写宝钗，前回中略不一写，可知前回迥非十二钗之正文也。○欲出宝钗便不肯从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 第五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此等處實又非別部小說之俗套起法）

卻說（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口□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宝玉身分可知。此句寫賈母。）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就是宝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此句妙，細思覺）亦自較（總是奇峻之筆）（有多少文章）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寫來健駭，似新出之一人耳）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宝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代玉之所不及。（○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實係千部小說中未敢說寫者。）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此句是今古才人通病，如人人皆如此，黛玉之為人方許他妬。此是黛玉缺處。）故比代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宝釵去頑，（這還是天性，後文中則是又加學力了）因此代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宝釵卻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禀

# 後　記

此書歸陶洙收藏時，卷首寫有三則題記，詳記此書殘存情況及他用庚辰、甲戌兩本校錄情況、校錄時所用的顏色，以及他對殘缺部分補鈔的情況等等，這些題記，對我們了解己卯本的歷史面貌，很有用處，爲此把它附錄在這裏，以供讀者和研究者的參攷。

又現在這個影印本所保存下來的朱筆文字，尚有以下三種情況：一、怡親王府在鈔錄此本後的若干年內，又據庚辰秋定本校改此本時留下來的朱筆文字，此類朱筆旁改文字，在原本上朱色暗淡，筆跡亦與其他兩種朱筆文字迥異；二、此鈔本在流傳過程中，另一藏者又用朱筆進行校改，其中可以查核的一部分文字是據程本校改的，此人的筆跡粗拙，易於辨識。尚有與此筆跡相類的文字，如十七、十八回第三十面第七行上端的一行眉批：「不能表白是十八回的起頭」這幾個字，筆跡也很稚拙，但看來不象是屬於以上這個人的筆跡；三、殘存下來的陶洙據現存庚辰本校改上去的文字。陶洙校改的文字，一般易於辨認的，我們都加剔除了，少量難於確斷的，仍予保留，爲的是避免錯把早期的校字誤作陶校删除，留下來有利於大家分析研究。

以上三類朱筆改字，在原本上朱色有深有淺，很不一樣，比較明顯。較早期的朱色一般都較暗淡陳舊，但這種區別在這個影印本上，却不易表現出來，基本上只是一種鮮豔的朱紅顏色。這很容易使人錯以爲原本就是用同一種朱色寫下來的，爲此特提醒讀者加以注意。

以下附錄陶洙的三則題記，原文無標點，無序次，現在的標點和序次是我加的。

## 一

此己卯本闕第三册(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册(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册(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册(七十一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殘(三頁半)，第十回殘(一頁半)均用庚辰本鈔補。因庚本每頁字數款式均相同也。

凡庚本所有之評批注語，悉用朱筆依樣過錄。甲戌殘本祇十六回，計(一至八)(十三至十六)(廿五至廿八)，胡適之君藏，周汝昌君鈔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異同處及眉評旁批夾注，皆用藍筆校錄，其在某句下之夾注，祇得寫於旁而於某句下作乁式符號記之，與庚本同者以○爲別。遇有字數過多，無隙可寫者則另紙照錄，附裝於前，以清眉目。

己丑人日燈下記於安平里憶園

## 二

己卯本殘存

存一回至二十回：

第一回首殘三頁半，已據庚辰本補全，尚未釘入。

第二回末後有評批，第四回有注無多，各本無。

第十回有行間批語，亦各本無。末殘一頁半，已據庚辰本鈔補，尚未釘入。

第十二至二十回均有注，十七、八回未分卷，與庚本同。

第十六回末有題語，十九回無回目有鈔補，與庚本同。

第二十回有後評，與戚本同。

二十一回至三十回：

缺。此十回現據庚本已鈔補齊全，并以甲戌本、庚辰本互校，所有評批均依式過錄，尚未裝釘。

存三十一回至四十回：

三十一回無注，有前後評批，庚本無。

三十二回有前評，三十四回有注，無多。

三十五回有後評，三十六回有注有後評。

三十七至三十九回均有注，四十回有注，只一處。

四十一回至六十回，缺。未鈔補（擬照庚辰鈔以戚本校）。

存六十一回至七十回：

六十三回有注，無多。

六十四回有。係同時從別本鈔補，但非一手所鈔，與戚本雖有異同，大致無差，庚本無。

六十五回有注。

六十七回有。此回亦庚本所無，此亦同時從別本鈔補，但非同時所寫，與戚本相校大不相同，竟另一結構（無從校起，只得另寫一篇附後）。

七十一回至八十回，缺。未鈔補（亦擬照庚本鈔補以戚本校）。

以上己卯鈔本殘存回數及與庚本異同大概情形也。

凡八十回之本只見四種：

一、甲戌本，胡適之氏藏，只有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

二、己卯本，即敝藏，缺四十回，存（一至二十回）（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

三、庚辰本，今在燕大，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十七、八回未分卷，有眉批，行間評語，但至二十八回即止，以下無。

四、戚蓼生本，即有正書(局)印行者，最完全，惟無眉批、行間評批耳。

三

庚辰本八十回，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此己卯本封面亦書(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而卷中有此兩回，並不缺。細審非一手所寫，但可確定同時在別本鈔補者，與通行本相近，可知即高鶚所據之本也。嘗以戚本對校，則六十四一回異同雖多，大體無差。六十七一回則大不相同，直是另一結構，無法可校，祇得鈔附於後，以存初稿時面目。

丁亥春記於滬上憶園，時年七十

以上是陶洙在己卯本卷首所書的全部題記，其中第一條署「己丑人日」，「己丑」是一九四九年，「人日」是舊曆正月初七，這正是全國解放的前夕。第三條題記署年爲「丁亥春」，「丁亥」是一九四七年，比前一條題記要早二年。看來，寫在最前面的一條倒是最後寫上去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晨馮其庸記於京華寬堂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八五〇乘一一五六毫米　三二分之一
印張：三二又四分之一　印數：一—一五〇〇〇部
統一書號：一〇一八六・二七四　全二冊　平裝本定價：五元二角

（全二册）

统一书号: 10186·274

定　　价: 5.20 元